

上海婦女



期七第 卷一第

版出日十二月七年七廿國民華中

號三四一字0 證記登處務警界租共公

上海婦女

第一卷 第七期

民國二十七年七月二十日出版

編輯人 蔣逸霄

出版者 上海婦女社

愛多亞路浦東大廈五三二號

電話 三九四〇九

總經理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上海福州路三八〇號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本刊 文字 非經 允許 不得 轉載

定價

訂閱辦法	冊數	定價連郵費		
		國內及日本	香港澳門	國外
零售	一	一角	一角六分	二角五分
預定半年	十二	一元	一元七角	二元四角
預定全年	二十四	二元	三元二角	四元四角

每月五日二十日出版每卷十二冊
全年二十四冊零售每冊國幣一角
郵票代價十足通用以一分與半分者為限

如蒙長期訂閱請開明地址及應付款項直接投寄本社經售處概不代定
本社辦公時間每日下午二時至六時星期日停止

上海婦女投稿簡章

(文字華而不實，或涉及政治黨派者，恕不登載)

- 一、本刊各欄均歡迎投稿。
- 二、稿尾必須註明姓名，地址，以便通信（發表時署名聽便）。
- 三、編輯人對於來稿有刪改之權，不願刪改者，須預先聲明。
- 四、稿子請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
- 五、來稿請逕寄上海公共租界愛多亞路浦東大廈五三二號上海婦女社收。
- 六、來稿發表後以現金奉酬，每千字二元至五元。稿件除五千字以上之長篇者外，概不退還。

鼓箭

堅固牌

各式 男女童 跑鞋 網球鞋

美觀耐穿

上海義生 校膠廠 出品

定閱本刊 請撥電話 39409 當即派人送上



庚子事變中的婦女

到內地去還是留在上海？

姨母的日記

蘇聯選舉成功

西亂問題的暗礁

國內的軍事與政治

蘇聯內戰中的女騎兵

（順茲涅佐瓦女士自傳）

前線生活雜記

女參政員談話會

請看維也納的猶太人

漫談

彼邦婦女的分野

中國之友蘇唐女士訪問記

悲壯的回憶（吊民族戰士錢亦石先生）

生活自述

（十幾年來的教員生涯）

藝文

新舊時代（長篇創作）

倫敦市中的怪美女（短篇小說）

番婦的生活

街頭一少女（創作選載）

怎樣勸導家庭婦女？

信箱

法律答問二則

育兒日記

催乳的方法

編後語

嬰兒的營養

封面插圖（傷兵與難民——西洋畫）

碧瑤

（二）

姜平

（四）

亦愚

（五）

維特

（七）

維特

（七）

胡果

（八）

季子譯

（九）

鬱奮

（一一）

箴一

（一二）

青竹

（一三）

三石

（一三）

武桂芳

（一四）

蘭

（一六）

文央

（一七）

關露

（二〇）

寶琛譯

（二二）

鳳儀

（二四）

聖瑪利亞學生·李士璫

（二六）

逸書答

（二七）

朱素蓀

（二八）

朱最陽

（二九）

嗣說

（三〇）

編者

（三〇）

吳曼青

（三一）

周麗華

（三一）



庚子事件中的婦女

碧 瑤

庚子七月二十日，日德俄奧法意英美八國聯軍攻入京師。城破之日，實踐了德皇出師時：「破都城時當以入野蠻國之法待之」的訓辭。德軍以及其他聯軍，傳播了他們的「文明」，屠殺，洗劫，焚燒，姦淫，使京師淪為比最野蠻的獸國的狀態更壞。接着脅迫我國訂立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使我國深深陷入次殖民地的泥坑。我們若要不忘這一創傷，應以「七·二十」與「七·七」看作七月間最大的紀念！

庚子義和團的是非，經過了這些年頭的論證，那些清末受外人強制執行的「匪」的論調，現在大約除卻眼光近到三千度的以外，很少有人再來抄襲。中國固然因義和團的發難而引起了外族的蹂躪，然而沒有義和團的發難，遲早要遭到同樣，甚至更深的浩劫。也許打擊來得太晚，反而連醒覺的機會都被斷送，我們更不能有今日。今日我們對此事事件，雖深惡痛恨於當日統治階級的措置失當，而對於義和團的舉動，仍當出於寬恕；他們「滅洋」的動機，實非常嚴正而光明。

這一事件之中，所謂社會「棟樑」的男性，各階層各各表現出了他們的姿態：下層的見義勇為，熱烈犧牲；上層的擺佈利用，反覆觀望；中層的隨

聲附和，東倒西斜；儼然一幅圖畫。這幅偉大的圖畫，名家已有人描寫過，將來或許更有不少的傑作；至於婦女，在社會上，本屬無關重要的配角，但也隨着立場的不同，各階層各有其作風，這兒擬略引數例，以見一般。

一 紅燈照滿街，聖母娼門來。

義和團假借迷信以為號召，訓練赤手空拳以為武器，乃是因當局無人領導，無人救國，無辦法中的不得已的辦法。一向婦女本來不管閭外事，可是下層社會的生活，大抵男女並力而耕，同桌而食，閭內閭外的防嫌，遠不如中上人家的周密；因此義和團得以引導多數婦女加入，此等婦女的行動，當然也帶着濃厚的迷信；但當京津混戰之際，她們的多數並沒有臨陣退縮，死難的人數非常多，可見並非徒然妖言惑眾者可比。

當時婦女的組織，有所謂紅燈照（亦稱罩）。這名稱的來歷，也許有些牽強附會。據傳當甲午戰爭時，在天津得一殘碑，上有：「這苦不算苦，二四加一五，紅燈照滿街，那時才算苦。」的句子。這種傳說，在社會十分混亂，風雨欲來之前，原所常見。有的出於好事者的戲弄，有的則出於「有心

人」的造作。自從「紅燈」的傳說傳遍以後，山東曹川出了一個朱紅燈，這人被袁世凱戰敗而遭殺。而到庚子年，便有這婦女團體紅燈照出現。據拳變餘聞所記：

「庚子四五月間，忽傳有紅燈照者，皆十餘齡幼女，紅衣袴，挽雙了髻，稍長者盤高髻，左手持紅燈，右手持紅巾及朱色摺疊扇，扇股皆朱髹。始老嫗設壇授法，集閭女數十輩，環侍授法。四十九日，術成，稱大師姐，轉教他女。術成，……女身直立空際，漸化為明星，較星差大，其光晶晶，或上或下，或遠或近，……女子自言，能於空中焚西人之居，呼風助火，焚無餘。津民深信之，入夜，家家懸紅燈，迎「紅燈照」仙姑也。……爭傳拳所至，紅燈隨之，每焚洋樓，皆言仙姑擲火也。」同時更有所謂黃蓮聖母，一切旗幟帷幔，皆用黃色，有仙姑數人相從，自言能治疾，凡義和團受傷者由她醫治。其後天津市民，都來禮拜，她以特殊的語調，與人問答，儼若出身仙界。但其實有認識她的，說原來是一個娼妓。我以為這很可信：當時肯從義和團行動的，必是受壓迫的人，婦女中惟妓女受壓迫最深，故可能性也最大。義和團失敗以後，黃蓮聖母和她的仙姑，都遭了慘殺；紅燈照殘存的，據說都入了娼門。

二 一葉鑒金井，青衣出禁城。

撇開下層社會，我們再來看宮廷中的婦女。原來婦女的受玩弄侮辱，和她的階級成正比：階

級越高，離生產工作越遠，越是受「非人」的待遇，越沒有言行主張的自由。可是一旦政權在握，有力生殺予奪，她便不亞於一位傲岸暴戾的男性，甚至可能變為專制的魔王；庚子事件中的慈禧，便是這樣。

慈禧是被罵為庚子事件的禍首罪魁的。以她的地位，實也無法辯解。統治者有一種通性，也可以說是一種法寶，便是：當國內不滿現狀的人崛起時，若還有能力鎮壓，便毫無人心地殘殺，殘殺；設若自顧能力有限，不能斬草除根，便倒轉來開出一個缺口，讓都股逆流流去。慈禧以及她的黨羽，在對義和團抄剿之後，又來一套迎接供奉，使得義和團在「滅洋」之外，加上一個「扶清」的口號來。可謂深得此法寶的奧妙；不然，以那時人民的情緒，縱使不提出「滅清」的口號，最少也得有「太后還政」的口號的。現在利用義和團的勢力，對付袒護光緒的洋人，成則可以除去她的政敵，擴張權力，消滅維新；敗亦可以消滅倡亂暴動的義和團的本身，而剪去腹心之患。她的自私的算盤，打得十分如意。

爬上了寶塔的頂尖，就只看見自己的地位，而不看見腳下的凡人。慈禧已不是普通的女性，更不含有一點普通的人情，而簡直是「權力」的化身。唯其如此，雖在生死關頭之交，也能演出超人的把戲。

七月二十日聯軍已入京師，紫禁城外砲聲震天，大臣都已星散。第三天東方尚未發白，慈禧準備逃亡，她已來不及梳頭洗臉，來不及等候車馬，宵

衣徒步，正將要從崇禎走上煤山的故道出宮，忽然記起了一件心事未了。原來在她囚光緒於南海時，光緒的寵妃珍妃，曾經為光緒，為新政，有過一番辯護；這觸動了慈禧的惱怒，被幽禁在三所內。這時她不能不將這一件心事了結，趁着紫禁城中還受她的統治的當兒，叫人牽出珍妃來。不管珍妃是披頭散髮地號哭，不管大家的心正在死綫上抖顫，她要親眼望着內監推珍妃於井內。

文人紀念這故事的詩詞很多，現錄惲毓鼎的詩於左：

金井一葉墜，淒涼瑤殿旁。殘枝未零落，映日有輝光。溝水空流恨，霓裳與斷腸。何如澤畔草，猶得宿鴛鴦？

宮廷裏不握權勢的女人，大致都和不幸的珍妃相似。而沒有權力的光緒，和珍妃也相差無幾。所謂「如何澤畔草，猶得宿鴛鴦？」悼珍妃亦即所以悼光緒的。

西人有句俗話：「兒子是父親的手杖。」慈禧之視光緒，沒有比一根手杖更多一分；而且因為她只是在非常時期才取出一用，恩情更為缺乏。可是手杖畢竟是手杖，當她拿着牠在手中時，功用便很不淺。他們走出都門不到百里，就有皇帝的罪己之詔，勤王之詔。他們到西安住了兩年，京津血腥已去，中外催請兩宮回來；這時和約簽字了，滿足了的西人再不說半句話，道路坦平，她已用不着手杖了，於又是把光緒擱置了。至於當時她會拉攏，獎勵，優待過的義和團，不待說在勸而又勸之外，永遠只許稱「匪」了。

當他們在西安時，「太后每見臣工，恒涕泣引咎，臣下請行新政，多所採納。」可是還京以後，「中外漸安輯，漸益奢恣，大修頤和園，窮極奢麗，日費四萬金，歌舞無休日，已忘喪亂矣！惟惕於外人之威，凡所要求，曲意徇之。各國公使夫人，得不時入宮歡會，問與內政；日本內田公使夫人，解華語，尤濃洽。」——庚子變記。

統治者的慈禧，在庚子事件前後以及當中，是這麼一付面目！

三 彩雲入儀鸞，鳳冠免高懸。

統治者慈禧有誤國，賣國的本事，下層社會有起而抗爭的決心，介乎中間的，兩者都不行。他們的情態，我想看過賽金花一劇的人，都能得其大概。當時的書生和官員，不是門口懸「某某國的順民」的白旗，向外人打拱作揖，演丑腳戲；便是懦弱地自殺，當他們自殺時，他們的妻子當然更要死在前面，這是禮教社會的鐵的紀律，也是一般父兄平日諄諄告誡的家訓。現在且看下面的記載：

「京師除平民死者不計外，職官之以身殉及闔家自盡者，不知凡幾。各處朝衣朝冠之男屍，鳳冠補服紅裙之女屍，幾於觸目皆是。其自縊者，往往一縊高懸，終無人解；經時既久，項斷身落，頭尚懸於其上，過者咸為酸鼻。」

京師造成如此世界，「文明人」的罪惡固屬滔天；而我們的人壽可自殺而不敢挺身一拚，又是多麼可憫可恥呢？



到內地去還是留在上海 姜平

許多在學的同学，因憤慨上海教育的不合理，許多在業的朋友，因感到上海環境的不易處，都想到內地去。許多畢業的同学，失業的朋友，因感到上海求業的不易，也想到內地去。到內地去，現在雖不在作爲一個運動被提出，實則已經自然地成爲一個運動在孕育著醞釀著了。

這次參政會全體通過的節約運動計劃大綱，關於個人居住一項，會規定：「國民居住於使用外幣之區域內者，應竭力勸導其向後方遷移，尤應注意公務員之家屬。」上海現在雖不使用外幣，但我們一切什物，不問從國外運入，或由國內輸進，都須受特種勢力的統治抽稅；所以在上海多使用一分物力，即爲特殊勢力多加一分財力。我相信，上海不久該掀起一個巨大的到內地去的運動。

本文想從各方面檢視一下；其他關於農村環境，農村工作，不爲一班希冀到內地去的朋友注意的，也想討論一下。

一 作爲居住求學地點的內地環境

現在先從求學這一點說，內地——如湖南，四川——有許多學校，固然仍陷於故步自封的境地中；但是政府新創辦的幾所臨時大學，臨時中學，是適合我們戰區中的青年去讀的。臨時大學中學雖則

數目有限，或者不能盡量容納戰區去的青年；不過我相信，假如我們大批的青年到內地去，政府一定會爲我們青年着想，而另行開辦學校來教育我們。在上海，也許會把一班青年教成享樂偷安的分子；在內地我敢說決不會有這種現象發生。內地現在是非常時期的內地，不爲任何人準備着享樂環境。因此，希望子女將來成爲國家有用的人才的，該把子女趕快送到內地去求學。

此後上海的教育，在我的推測中，或者不會如天津般的處處受人限制，因爲上海的學生與教師多半不願喪失了良心而去順從着別人的意旨的；但其中也不免有少數的敗類，會藉口環境特殊，而行其半奴化教育，這種人只該算半個中國人，與其把子女放在半中國人的手去教育，爲何不把子女送給自己的政府去教育呢？

從居住一方面說，上海有洋房，有汽車，有寬坦的馬路，這些在內地當然是沒有的。從娛樂一方面說，上海有影戲院，跳舞廳，京戲院，跑狗場，跑馬場，這些在內地，當然也是沒有的。但內地有自然的風景——假如住在郊外的話——有清新的空氣，有溫暖的祖國的氣息（沒有如上海的鬼氣）。假如需要娛樂，在有些內地城市，也有電影院，京戲院（自然不及上海設備皇堂），假如我們願意看

當時京師幾於不見女人，情形想與現在的南京相似。可是自從賽金花會見了瓦德西，野蠻的獸行漸漸斂跡。

賽金花原名傅彩雲，她的身世，知道的人很多，不必詳述。庚子兵馬紛亂時，她正躲在京師，被聯軍搜得，獻給瓦帥，從此兩人同居宮中儀鸞殿。她雖出身微賤，受盡了世俗的白眼，但她心目中仍常記得「同胞」。她眼見聯軍的野蠻，尤其是德軍的肆無忌憚，她用嫵媚捉住瓦德西，教他整飭軍紀，救濟生靈，因此焚燒劫掠姦淫之事漸少。不怕許多體面的紳士奶奶，平日對賽金花這等人可以罵一萬聲「賤婦」，現在卻擺起香爐，供奉活命恩人「賽二爺」。（賽於庚辛之際，時作男子裝束，騎怒馬出入各處，人呼爲賽二爺。）詩人樊樊山在後彩雲曲序中，雖鄙薄她爲一「尋常蕩婦」，而於庚子事變中她所盡的力量，却不能不加以讚嘆，摘錄如下：

……言和言戰紛紜久，亂殺平人及雞狗。彩雲一點菩提心，操縱夷獠在纖手。旆篋休探赤側錢，操刀莫逼紅顏婦。始信傾城哲婦言，強於辯士儀秦口。……

一位「操縱夷獠」的娼婦，比之頭戴鳳冠，高懸樑上的貴婦，高明多了！

上面關於庚子各層婦女的往事，隨便舉了幾樁；我們不能不痛恨統治者慈禧的反覆，中間層的無能，更不能不惋惜下層的盲動犧牲。覆巢之下，必無完卵。我們對於庚子之未能舉國上下，團結一致，以理智訓練民衆，與外人決一生死鬥爭，以致上下都蒙其禍，國脈民命，燬於不光明的處置之中，不勝遺恨！處此抗戰的大時代，觀往思來，我們各階層的婦女，應該深自警惕！

看各地特有的戲劇的話，那只有內地有，上海是沒有的。就飲食一方面說，在上海有時還要愁慮豬牛雞鴨蔬菜米麥來源斷絕，價值昂貴，甚至拿了錢無處可買，可是在內地，我們什麼都可坦然，不愁斷絕。量菜素菜，只要是中國這塊肥沃土地上生長的，那都比上海便宜，因為不必經過轉運，以及某種勢力的剝削。中國有許多內地，也許還沒有自來水，但我們可用很多方法，把河水製得適合於作爲飲料。

在上海，用大把的錢去跳舞，去看電影，去跑冰，去買小菜，買舶來品，買以爲是國貨的東西，可會想到手中這一把錢有一部分是送到特種勢力的手中去了？天天，時時，刻刻，我們中國的勇士在流著血，而我們也是中國人，却把錢，時時，刻刻，送到那一隻手上去，好像是我們手上就帶著血，而又好像我們手上就流著我們勇士的血呢！

所以，我堅決的主張，堅決的要求，僅爲了住在上海比住在別的地方享受好的人，僅爲了子女在上海求學方便而住在上海的人，趕快到內地去！使我們的消費與整個的國策配合起來！

二 作爲尋找職業目的地的內地環境

上海的人多於事，可以從此次大學畢業生與高中師範科畢業生，尋找職業的困難看出來。到內地去尋找職業容易些嗎？我敢說，假使我們要到內地去尋一個普通的職業是十分困難的。可是，假如我們只想維持生活，而能負起啟迪民衆的工作來，那是有很好的出路的。

將來政府移民居住內地的計劃成功，上海的一班失業知識分子，在內地可以負担起教育兒童的責任來。在目前落在青年肩的工作和職業是到偏僻城市和農村去教育一班民衆與農民。在漢口，政府會舉辦過鄉師訓練班，在政府決心實行各地自治以發動民衆的政策之下，這種鄉師訓練班不僅是在漢口開辦，各地都要開辦，一班受過教育的青年將是發動民衆的主力。

在這裏想談一談偏僻城市與農村的環境。

看報的人總該記得在河南四川這些地方，曾經發生過忽視中央法令，亂禁書報的事。一班偏僻都市的統治者，是一班固步自封的，不開明的地方官與豪紳。這些人，你說他們是漢奸吧，未免厚誣，可是他們的確不了解在地方上現在應該做什麼，需要什麼。假若我們到這些城市中去，他們該是我們教育的對象。但是我們却不能公開地向他們說：「我們是來教育你們的！」却應該說：「我是來向××先生求教的！」並且當心一開頭就觸著了他們的忌諱，如男女社交公開等事，應該在不觸犯他們的忌諱之下，提出我們的主張，做得好，使得這班人不再蒙蒙懂懂，他們會忘去了些傳統忌諱而和我們一起幹的。

偏僻地方的民衆也是如此，他們因傳統的關係，也有許多忌諱，在進行工作時應特別注意到。

一般農民民衆，對於一個怕生人下鄉，會用懷疑奇異的眼光來看你，假如是政府派的，自然可好些。所以，假如沒有政府的關係派得去，我們與其到不熟悉的鄉村中去，那還是回到自己的生長的鄉

姨母的日記 亦愚

五月廿八日

這裏，想起不久以前，我們故鄉一個遠房的親戚家裏，發生一件大伯和弟媳通姦的事情。雖然明日黃花，可以證明衛道先生們的腦海裏，直到目前爲止，對於男女姦淫的處分，顯然仍左袒男子那一方面的。

事實是這樣的：在我們依舊籠罩濃厚的封建色彩的故鄉，住着一對年青夫婦，他們除了夫婦和兒女數口外，另有一個年輕貌美的弟媳同住著。弟弟是經商在外好多年了，妻子是一個老實而終日忙著照料兒女的人，結果大伯和弟媳終於戀上了！幾次幽會的結果，弟媳的腹部一天一天膨脹起來！

飽食無事，似乎他們生來專事窺伺男女勾搭的鄉紳和長老們，還能容忍這件事情嗎？「讀聖賢書，所學何事」，他們認爲不把這件事情從嚴懲辦，簡直連他們也是烏龜！於是他們怒吼地武裝起來了！他們那麼浩浩湯湯，興師問罪的精神，假如能够移到民族戰爭的陣營裏來，不是絕對樂觀嗎？但是他們決不這樣做！他們對於爲民族爭取勝利的熱情和興緻，永遠不及捉姦，逮捕小偷，調解婆媳爭端這類事情來得濃厚。無疑地，他們永遠陶醉在「優哉游哉，可以卒歲」的生活裏！

成羣成百的族人，將這個婦人綁在一顆大樹上，鞭笞拷問的結果，終於審出姦夫的名字。這時進退兩難的問題可來了！本來活生生地打死，斬死或

村中去好。這樣，表面看來，不像是職業，而好像是叫大家回家去了；但是假如一個人回到家裏去，想真正做事的話，實在有許多事可以做，如開辦鄉村識字班，辦壁報，組織劇團等等。不願倚賴家庭生活，單是維持一個人的生計，無論如何總是可能的。有一種人，以為在故鄉沒有正當職業，是一件可恥的事，這是錯誤的觀念。現在是實幹的時候，不是講表面的時候了。

到戰區的農村去做工作，現在十分需要。我盼望一般有工作經驗的朋友，把這責任負擔起來。不問住在上海或是內地，除了負有特別重大工作的以外，外在條件適合，（如家在戰區中，或有較好的親屬朋友住在戰區）同時本身能力也能負擔起這工作來的，那就該毫不猶豫的把這工作負擔起來。

三 作為一般工作地點的內地環境

一班有工作經驗的工作人員，在上海覺得空氣太悶窒，想到內地去找工作，理想的目的地，常不出下面三處：（一）陝北；（二）漢口；（三）廣州。這三個地方現在已成為中國文化政治的重鎮。青年們對牠們嚮往也是難得的。我們應注意這三個地方，各有各的特點。

假如我們爲了要做一般工作——如傷兵，難民，學生，工人，農民——而到陝北去，陝北這地方現在並不需要。因爲那兒現在正如一個大洪爐一般，正在不斷的製造工作人員，輸送到其他各地方去，那裏需要別地方的人到那兒去工作？在已經是工作經驗的人，我以為不必再到內地去求學；因

爲現在急切需要工作人員，不應該專爲自身設想，而且一個人從實地工作經驗中，也可以求得不少的學問。

許多人希望到漢口去，而在事實上，漢口正有不少尋不到工作的人們充塞在那兒；像傷兵，難民，工人等等工作，已經有人担负。因此，與其到漢口去因找不到工作而煩悶，不如就在上海把工作負擔起來。上海的環境不良是誠然，但環境不良我們該用毅力來克服牠，而不該規避牠。

廣州在目前工作人員是不夠，但據在廣州做工的人說，廣州需要的是工作幹部。在廣州這種地方，假如我們沒有較好的社會關係，是比漢口陝北更難站住腳的。

四 結語

在這裏我想把上文所說的來一個總括：

第一：一班普通的居民（尤其富有的）以及他們正在求學的子孫，應無條件的到內地去。

第二：一班失業的和畢業後尚未找到職業的知識分子，應該到偏僻的內地去負擔起教育一班民衆與組織農民的責任來，使工作與職業打成一片。

第三：一班有工作經驗的分子，應注重戰區的農民工作。

第四：到內地去，不該都把目光集中在幾個文化政治的城市。同時不該忽視上海工作的重要。上海只要一天有市民，我們的工作人員就該一天停留在這兒。不良的環境應設法去克服，而不該取規避的態度。

浸死一個叛逆禮教的婦人，在他們看來，好比殺掉一隻螞蟥和一條寄生蟲吧了，不值得怎樣的大驚小怪！然而要同樣的懲辦他們同祖同宗的人，他們的惻隱之心，一陣一陣地活躍起來了，終於模模糊糊，將這個男主角驅逐出族了事。

那個婦人經過無數男子的毒打，無數婦人的唾罵外，被押到一所「媒人館」裏。據說這個「媒人館」是廉價出售婦女的拍賣所。祇要她們犯了姦淫竊偷之罪，馬上就有資格被帶到這變相的人肉市場。

至於那個被逐出族的男子呢，實際上他何曾離開鄉里一步，他除了躲在老婆房裏一些時刻外，等待鄉紳們心平氣和的時候，他依舊大搖大擺，出出進進於大庭廣座之中了！

大華火柴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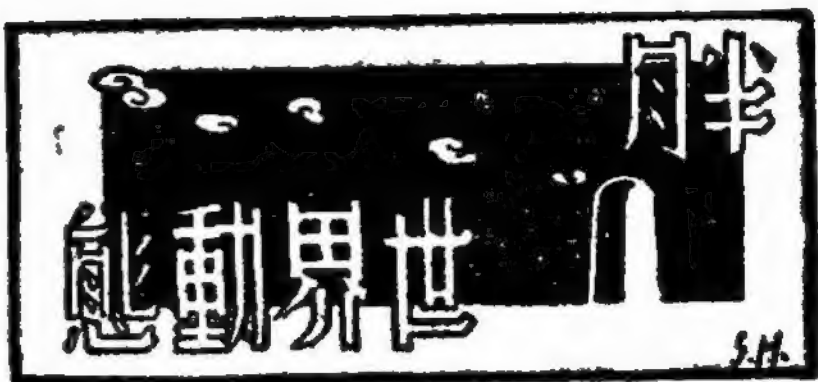
現在市上出售的火柴，牌號多得弄

不清楚，一不小心，就會把大好金

錢，送給別人！大華火柴公司出的

龍馬商標的火柴，那是真正

國產，購時務必注意！



一 蘇聯選舉成功

維特

蘇聯各共和邦最高蘇維埃的選舉，已於全蘇男女選民歡呼聲中結束了。各邦選舉的結果，已陸續發表：一齊有全邦百分之九十九的選民，參加投票；參加投票的百分之九十九，皆選舉史太林派候選人。這是蘇聯新憲法嘗試成功的初步，同時也是蘇聯政治益見穩定的鐵證。從此不獨史太林在國內領袖地位益見鞏固，就是蘇聯在國際上的威望，也增高不少。所以這次蘇聯大選成功，無論在對內對外的關係上，均有異於尋常的意義。

蘇聯近年來不斷的清黨肅軍，常使世人發生疑慮，以為蘇聯內部不鞏固，黨派分歧，因而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前途，發生無限的杞憂。其實蘇聯不斷的清黨肅軍，在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過程中，為必然發生的一種汰腐生新的作用，不僅不致削弱蘇聯的實力，反足以增強建設新國家的活力。外界所傳的種種，無非是反蘇聯的法西斯國家所放出來的毒氣，因為他們無時無刻不在希望蘇聯的土崩瓦解；可是這次蘇聯大選的成功，史太林領袖獲得空前勝利，就是給他們一個最實際的答覆。自此，所有的毒氣和疑慮，均可以一掃而去了。蘇聯的民衆，都有一種深刻的認識，強烈的社會革命情緒，時時自覺到自己肩負使命重大，要在他們的手裏，完成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所以他們個個都知道刻苦自勵，在他們的領袖史太林的領導之下，向着社會主義國家的坦途邁進。

蘇聯自社會革命成功後所行的政治，是無產階級獨裁的政治，史太林的政權，也完全建築在獨裁的基礎上。但是近年來蘇聯埋頭建國，在各方面均獲得了人類史上空前的成就，使蘇聯政治有傾向民主化的可能，因此乃有這部嶄新的蘇聯新憲法的產生。這部嶄新的憲法最大的特色，在使蘇聯政治，

由獨裁的階段走向民主化的坦途。這次依照新憲法而舉行的大選，史太林又獲空前大勝，一則可視為蘇聯政治由獨裁轉入民主的嘗試成功，蘇聯將為世界上最民主化的國家。再則在這次大選中，可以看出蘇聯民衆自動真摯擁護史太林的熱忱。史太林既能獲得民衆的熱烈擁護，自能在他的一生中完成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任務。

蘇聯政治的突飛猛進，和史太林的成功，在國際上自有重大的意義，就是蘇聯的國際威望，將益見增高了。凡是蘇聯的朋友，對她將更加好愛，所期望於蘇聯的，自然也格外殷切；在另一方面，凡是蘇聯的敵人，對她益加畏懼，說不定也要促成她們反蘇聯的急進，這兩種力量的消長，勢將為決定未來國際形勢的重要因素。

最後我們對於蘇聯當局，貢獻一言。蘇聯外交既以「和平」為基調，李維諾夫於前日演說，闡明蘇聯外交，反對與侵略國家妥協，因其徒足鼓勵侵略國繼續侵略，對於日本之侵略中國，自應聯絡其他愛好和平國家，予以有效的制裁，此其一。在中國一年來的抗戰中，蘇聯的確給中國以絕大的同情與援助；中國人民對於蘇聯的友情，當然很感激，今後蘇聯更應積極援助中國，使中國早日獲得最後勝利，此其二。蘇聯的和平外交，如欲獲得成功，則英美的友誼，是不可忽視的，美蘇自復交以來，兩國邦交，雖日臻親密，但望能進一步合作，以美蘇兩大國的合力，以奠定太平洋的大局。至於英蘇關係，尤望李維諾夫能運用其靈敏的外交手段，力求英蘇關係的密切。因為這兩大國家，是世界和平陣線中的兩大台柱，如果英蘇在任何國際事件中，步調異趨，那末其結果徒然有利於侵略國家而已，這是我們最後的一點希望。

二 西亂問題的暗礁

撤退各國在西志願兵計劃的實施辦法，由英國擬就之後，以藍皮書與白皮書二種發表了。藍皮書規定詳細實施辦法：（一）各國志願兵應先撤至倫敦，漢堡，熱那亞，馬賽，與葡京等五口岸；（二）撤兵時限，於此計劃成立後一百天內，各國志願兵完全撤出西境。白皮書則載決議案原文：（一）重行申明西亂不干涉協定，並擴大之；（二）規定西班牙境內外國志願兵撤退；（三）

至可滿意的程度，承認西亂雙方為交戰團體；（四）恢復海陸邊境監察辦法。這個計劃，果能一一實現，兩年來的西亂問題，或可獲得相當的解決，因西亂而引起歐洲的嚴重局勢，也可逐漸緩和下來，但是客觀的情勢，使我們對於英國所擬就的計劃，不能樂觀過早。

第一，德義對西班牙的野心，是昭然若揭的。它們不惜勞民傷財，動員大批的志願兵去幫助叛軍領袖佛朗哥，向共和政府軍進攻。它們唯一的目的，在摧毀西班牙的民主政體，而使西班牙成為法西斯國家之一，在國際關係上，完全以德義馬首是瞻。所以自西亂發生以來，德義便積極援助佛朗哥，後來表面上雖同意英法所倡議的不干涉政策，但是在暗中的援助，仍未稍斷，不過由明爭改為暗鬥吧了。到現在，此種事態愈演愈烈，使英法惴惴不安，於是乃有英國的建議，主張各國在西班牙的志願兵應即撤退。這個計劃，雖已經過西亂不干涉委員會一致通過，且現在英國又擬就實施辦法，但是德義在西的志願兵，非至國民軍有戰勝的把握，決不會輕於撤退，而放棄其對西野心的。何況在墨索里尼與希特勒的心目中，西亂的結局，實為義德的威望所繫。總之，德義之援助叛軍，其企圖在非至獲得完全勝利不已。

第二，叛軍領袖佛朗哥，因獲得德義兩法西斯國家的積極援助，在軍事上既獲得優勢，他的野心與氣餒正有增不已之，當然不願受國際的干涉，與共和政府軍成立休戰辦法的。他對於英法調停休戰的舉動，也曾表示過，祇有政府軍無條件的投降，才有休戰的可能。佛朗哥受了德義的支撐，既懷着狂妄的幻想，要稱兵作亂到底，但是對方政府軍的英勇抗戰，又非國民軍自力足以制勝，還要依靠德義志願兵的繼續助戰。在這兩種情形之下，英國的計劃即使為德義所接受，但至實施的時候，困難就要立即發生。

第三，英國的計劃在實施的時候，既有上述的困難，頗有不易實現的危機，實不容吾人過分樂觀。這並不是說計劃本身的欠妥，實因西亂問題的核，在德義對西班牙的國策。其他一切的問題，均與大局無關痛癢。所以英法對於西亂的態度，不能以消極為已足，對於德義，更須以有力的行動，粉碎德義對西的迷夢。

三 國內的軍事與政治

胡 果

日軍已突破馬當封鎖線，而攻佔彭澤，湖口。據前幾天的報道，日軍離九江僅九公里。這樣是不是武漢已受到嚴重威脅，而感覺到防守難艱呢？我的答復是不是的。第一，從歷來所披露的軍事消息看來，我們可以說華軍

的主要防禦線是在九江之後；所以今天部份陣地的失陷，是不必要引起對武漢防衛力的懷疑。蔣委員長曾以最高領袖的資格向民衆保證了武漢的防禦，和勝利的前途。第二，曾經走過長江綫的人，一定知道越向上游，水越淺，越不適宜於重噸位船隻的往來。所以如果再用海軍自九江進攻武漢，它的作用一定會大大地減弱。並且，因為華方空軍勢力的增長，必然會使海軍感覺到重大的威脅。第三，日軍原來的計劃，是想南北夾攻武漢。可是黃河不作美，阻止了日軍自北深入。要自晉南進攻陝西呢，又給晉南善戰的華軍擋住了，南方的河流也在同日本作惡，妨礙着日本的自由行軍。於是迫使着日本去進行「弄堂式」的進軍，佔領了沿口岸的馬當，彭澤，湖口。這種進軍的危險性是極大的，越是深入，失敗可能性也就越大。第四，最近我們經常可以看到新四軍和游擊隊活躍的消息，而這種活躍也大大地牽制住日本的進攻。日本要進攻武漢，前途的暗礁和危險性正多着呢！這種暗礁和不易克服的難題，可使日本暫時地緩進攻武漢的緊張局面，而去求更毒辣的戰略。

至於政治方面，這半個月來，最重大的事件，當然是國民參政會議。這會議的重要作用，有下列三點：第一是樹立了民主政治的基礎；第二是加緊了國內各黨各派的團結；第三是決定今後抗戰建國的大計，以供政府的參考採納。至於會議中通過的重要議案，政府交議的有九件，參政會提出的有一百十六件，其中有若干是有關國家大計與抗戰前途的，所以未曾公開發表；我們所知道的，祇是擁護長期抗戰國策，促進後方生產力量，及調整民衆團體以發揮民力等等三五重要議案。擁護國民政府，以及擁護抗戰建國綱領一案，是共黨代表吳玉章陳紹禹等所提出的；由此更可見各黨各派的堅固團結，合作無間，為抗戰勝利又增一強厚的保障。

到十五日休會的時候，又發表了一篇宣言。該宣言的內容，包括三點，都有適應時令的重要意義，並足以宣示我全國國民堅定的意志。

此外，在七月七日抗戰週年紀念，蔣委員長向世界友邦與全國國民發表了兩篇很長的談話。從那談話中，我們可以知道，政府抗戰到底的決心，非常堅定，絕無中途企求和平的意念。至對於各友邦，雖不敢希望以實力來制裁侵略者，但實行盟約與國聯決議的各項，以經濟力量援助中國，這是中國最低限度的希望，而也是各友邦為正義，為世界和平，所應盡的職責。

蔣委員長對於戰事前途，始終非常樂觀，他希望大家以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為前提，以軍事第一勝利第一為目標，更沉着，更堅忍，更勇敢，不驕不餒，以「至不變」來挽回歷史上未有的「奇變」！



蘇聯內戰中的女騎兵

季子譯

E·顧茲涅佐瓦自傳

蘇聯國家內戰史出版書局去年出版了一種小叢書，內中有一冊叫做蘇聯內戰中的婦女，是由蘇聯內戰史編輯委員會所主編的。其中共包括着關於二十八位蘇聯內戰時期最著名的女戰士的故事。二十八個故事中有幾篇是女戰士自己親手寫的，有幾篇是她們的朋友學生為紀念她們而作的，有的是內戰史編輯委員會根據現成的史料編著的。此後，將由譯者逐一地譯出陸續發表在本刊，從這本書裏，我們可以看見蘇聯婦女為着保衛她們幼年的共和國是怎樣英勇地在內戰的流血掙扎中和敵人鬥爭，怎樣努力地參加極盡艱苦的建國工作。

——譯者附識

做女騎兵之前

我受過兩回鎗傷，兩回打傷，挨過二十五下哥薩克兵的鞭子。這，影響到我的身體和記憶力不好，所以我生活中的一切詳細事實，此刻是不能一一敘述出來的；這兒我要寫的只是迄到今天還保存在我的記憶中的幾件事情。

一九〇一年，我生於北高加索的賽爾格依·亞列克山特諾夫區。關於我的父親，我不很記得——我還不到六歲，他就死了。我的母親是北高加索喬姆諾列斯加耶村的貧窮的哥薩克女子，她此刻還活着。她是白軍士兵們和本村的游擊隊互相撕殺的見證人。她不在的時候，總有人拿鞭子抽打我。內戰時期，我的母親因為我和我的胞兄做游擊隊員的關

係，曾經屢次遭受到地方上的富農的壓迫，和到村子裏來的白軍方面的壓迫。我跟我哥哥的參加游擊隊，對於她的身體損失很大，但是，另一方面她却瞧見了我們當時為什麼要鬥爭。一九〇六年，做了三十年農奴的父親死後，我們的家庭陷於極端悲慘的境地；爲着吃飯，我們全家人——母親，我哥哥——只得去給人家做工，

我的哥哥做鐵匠的學徒，經常住在鐵匠那兒，不回我們的家；我同母親幫地方上的地主跟富農做日工，——吃他們的飯。我滿八歲那一年的夏天，做了別人的保姆（譯註：等於上海的小大姐），但當寒冷的秋天到來時，主人們便吩咐我回到母親那兒去，因為我沒有衣服，鞋子。「葉列娜保姆」，我們村子裏都這麼稱呼我。我進小學校已經是做少女的時候了。我的母親

在本地的藥房裏找着了做閹備的經常工作，她每個月可以賺得五個盧布。

小學畢業，我的成績還不壞，後來做了村子裏公共圖書館的職員，同時，到了夏天，除了這門工作，我還去幫地主葉弗列敏柯做田莊工作。在我的生活中，圖書館的工作有着巨大意義。圖書館的女館長——雀爾托瓦是指示我在反對剝削者的鬥爭中的地位的第一個人。她好像我的教師似地指示我一條正確的革命鬥爭的大道。

在這個圖書館裏，我還遇見了另一個教師——黑海軍艦上的水手婁爾斯基同志；在他的週圍集合了一大羣人，這一羣人裏邊也有我。關於戰爭和政權，婁爾斯基說過一些胆大的話。婁爾斯基的談話愈見加強了我忍無可忍的對專制政體與布爾喬亞的憤恨，嫉視，我終於同他在一起工作了。

二月革命後，賽爾格依村的政權移到商人與富農的手中。社會革命黨勝利了，但是，接着來的便是十月大革命。後來政權終於轉移到窮人手裏；爲了這個政權，開始了殘酷的階級鬥爭。婁爾斯基組織了一小隊紅軍，開來援助我們。婁爾斯基的軍隊不得不馬上參加同白軍將軍施苦洛的匪徒們的戰鬥，因爲當時施苦洛的軍隊已控制了斯塔夫羅波爾與斯塔夫羅波爾村附近一帶地方。這一支小小的軍隊在同施苦洛的格鬥中，繁殖了擴大了地方上的游擊隊。

婁爾斯基軍隊中的游擊隊，來自賽爾格依，嘉寧諾夫克，米哈以洛夫克，與亞列克山特諾夫城的特別多。這些都是土地很少，與沒有土地的農民，

或者是最極的農奴。

將近一九一八年的七月，塞爾斯基的基本軍隊裏面已有了一營步兵，和一團後來改名爲「斯塔夫羅波爾第一革命騎兵團」的騎兵。最後，這一團騎兵整個編進布爾納的「第一騎兵」裏邊去了。

正當這個時候，歸拿在利利圖志指揮的另一支反對白軍匪團的軍隊又被組織起來了。

在組織塞爾斯基與拿查林柯的軍隊的時期中，我在村子裏做着黨的機關的工作，和暴露白軍跟社會革命黨的陰謀的工作，我同塞爾斯基與拿查林柯的軍隊的關係非常密切，依照我的指示，拿查林柯的軍隊消滅了我們村子裏的富農的社會革命黨的組織，及其首領，商人葉弗列莫夫，奧利菲林柯，地主葉菲敏柯的兒子和商人諾維戈夫的兒子，都因犯反革命的罪而被槍斃了。

軍隊的人數逐漸增多，紀律也逐漸嚴明了，然而施洛洛的匪徒們對於我們是一種威脅。富有的哥薩克人，地主，商人的兒子與一切野心的反革命分子都湧到了施洛洛那邊去。

七月初旬，我們的軍隊在這般匪徒們的重重壓迫下，必須離開村子撤退到十八俄里以外的地方去，我沒有同軍隊一道走。按照黨的訓令，我得留在村子裏偵察白軍，同軍隊通信，事前我們規定：塞爾斯基指揮下的我們的軍隊，三兩天之後必定要打回塞爾格依村來。臨到第七天那一天上，我們的軍隊真真佔領了塞爾格依村。

白軍的士兵跟地主的兒子同人民殘酷地撕殺了整整一星期，最殘暴的莫過於他們對待游擊隊的參

加者的家屬和青年。

獸性的匪徒們，到村子裏來的四五天就殺死了村蘇維埃主席梅特爾喬夫同志，和青年大學生鮑良斯基。他們把青年們打死，拖到過去的村蘇維埃的所在地去，用斧頭和短刀劈開他們的頭。他們就是這麼磨折不平的人們啊！

匪徒們到來的第一天，就到家裏來捕我，但是我並沒有躲藏。兩個哥薩克兵和一個軍官來找我，要見葉列娜。

我走出來，軍官頓時便開始質問我：游擊隊有多少軍火？誰和游擊隊員有關係？大凡我所參加的軍隊的一切工作他都問到了。這些問題，我始終沒有回答。軍官對我說明着：因爲我做了有益於紅軍的間諜工作，本來應該受絞刑的，但是念在我很年輕，只好饒恕我，他又說，據他的意見，我今後也可以替白軍做有效的間諜工作。最後，他赦免了我的死刑，下命令打我二十五下鞭子。一霎眼，兩個哥薩克兵跳進來拖我到床面前去，把我撒倒在床上，其他的人在打我的時候，捏着我母親的手。

軍官站在門側邊，數着打的下數。我竭盡全力地忍受着，一聲也不喊叫，但是，打到五六下之後，我失去知覺了。我的母親喊叫得非常厲害，她以爲我被打死了。這樣挨過一次打之後，過了一星期之久，我不但不能起床，而且沒有別人幫忙不能翻身。直到第八天上，我們的軍隊又佔領了村莊，我才出現在他們裏邊。但是，紅軍沒在在村子裏停留，又繼續進擊；我們的軍隊終於差點到達了斯塔夫羅波爾，但是，因爲施洛洛的人多，軍火充足，

我們的軍隊結果退走了，塞爾格依村又陷入白軍之手。這一回他們可不讓我留在村子裏了。我雖然是病人，但也要同軍隊一道退走。我有病不能騎馬，只好步行。後來，他們要我乘運輸汽車；在運輸汽車上有兩支機關鎗，和一件輕便的軍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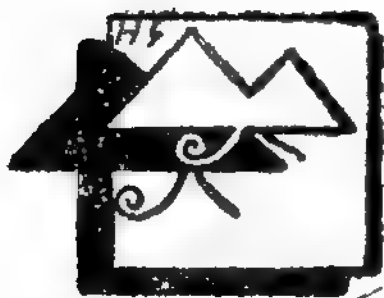
我們的軍隊往亞列克由特諾夫縣城方面撤退，在路上——在嘉寧諾夫克發生了戰爭。

爲了迎擊我們的軍隊，而佈置在嘉寧諾夫克的白軍的包圍圈，開始撤退了，我的運輸汽車十分迅速地突破了白軍的包圍圈，於是，我們帶着一個機關鎗的子彈帶，和一個步鎗的子彈帶，出現在他們的後方，但是，白軍不會發覺這一點，——他們一面無目的射擊，一面往什麼地方逃走。一位白軍軍官從他的汽車裏跳下來，也在射擊。

這時候，白軍的騎兵隊，從嘉寧諾夫克衝出來，用步鎗襲擊我們的運輸車，實行進擊我們，趕來援助我們的步兵，終於擊退了白軍的騎兵，佔領了嘉寧諾夫克。互相射擊的時候，塞爾斯基同志被子彈



圖茲涅佐娃女士肖像



前綫生活雜記

鬱 奮

——在廣福一帶戰地——

十八日

昨天到達前方，已深夜了。經過了半天的辛勞奔走，身體已疲乏得可以。拖着二隻沉重的脚，蹣跚進我們的那間休息室，地面上鋪了稻草，被褥就攤在上面，另外幾個同志，早已睡熟了，揀了個可以容身的空隙，就倒下去睡。火線上疏落的槍炮聲，好像在輕輕地彈奏催眠曲，很快的睡入了夢鄉。

朝上張開眼睛，雖然天還沒有大亮，而旁邊幾位同志，不知在什麼時候已起來了。該死！自己會睡得這麼熟！連忙爬了起來，衣服睡的時候不脫，起來當然用不到穿，只要套上鞋子，隨手抽了條濕手巾來揩了揩眼睛，就往病房間奔去。那是一宅鄉下的瓦屋，客堂暫充了施診所，右面的廂房做了重傷間，地上鋪了厚厚的稻草，受了重傷的將士們，從火線上抬了下來，就躺在這裏。創口的痛楚，使他們更認識了抗戰的意義與必要。不住的呻吟着，換過了藥，就躺着等天晚下來，讓救護車送到後方去療養。至於輕傷間，那是設在左面竹籬後的幾間農屋裏，陳設和重傷間沒有二樣，不過他們還能自由行動，不必成天的躺着就是了。向後走幾步，一個竹林裏，橫排着幾所草屋，那就是專為患病的弟兄設下的。上面所敘述的，就是××師衛生第×連

的全部情形。當我跑進施診所的時候，他們已在燭焰的微光下工作着。立刻加入一同做會幹的工作。

炮彈「斯」「斯」地在屋頂上飛掠而過；飛機的引擎聲，終日不絕地打擊在耳膜上；炸彈不斷地在各處爆炸着；機槍更「格」「格」地伴奏得怪殷勤的。這是前綫上交奏的偉大的音樂！初來的時候，不免感到威脅的恐怖，但是半天之後，却也聽得慣了，反而感到很有趣呢。不知怎樣的，炸彈，炮彈，機槍子彈，雖然老是那麼的緊密，但始終沒有一顆降臨到我身上。難道真是祖宗保佑？啊！阿彌陀佛！

飯後想休息一下，而看護兵又來報告，傷兵來了。去吧！既來之，則當盡力為之，一切的一切，打了勝仗再去向××們算賬！這樣地一忽兒來幾個，一忽兒休息一下地到了晚上，胡亂的吃了點夜飯，同了幾位同志，向文書討了口令，走到重炮陣地去。那兒有位姓陳的上尉排長，負責指揮着一尊重炮，是前幾天來衛生連換藥時認識的，浙江東陽人，中央軍校及炮兵專校畢業，是一位才廿餘歲的青年軍官，同我們講上海話，高高的個子，魁梧的體魄，待人接物，總滲人些親熱的成分，所以我們一待工作交代了後，就跑到這裏來談天說笑。他一得

打傷了肩膀，我扶着他到「繃帶站」去。

沒有走到兩俄里多路，我們又瞧見一大隊騎兵向着我們這邊走來，開始用步鎗掃射我們，而且越逼越近了，我們自然有刻不容緩地躲藏起來的必要。

我只得在彈雨下拚命奔跑。我們朝着各不相同的方向進走。白軍掃射我們。

逃到丘陵後面，我瞧見一個正在用割稻機割稻子的農人；我要求他允許我爬到他的割稻機上去，把我從撕殺中救出來，並說定給他五百盧布作為報酬。農人同意我到他那兒去，並且還再三申明不要我的錢。我連忙脫掉自己身上的上衣——老實說，這件上衣已經是被斐爾斯基的傷口的血染污了的。蹲在割稻機上，過了幾分鐘之後，又跳出了幾個騎馬的人來，他們裏頭有我們丹尼爾·喬爾加軍中的騎兵中隊長。這兒，說明了我們的軍隊已經在捉拿白軍，而且決心把他們完全生擒過來了。這天之後，我尋找過斐爾斯基三次，最後，找着他在汝拉夫克村生病，傷口已經發炎了。我把我所保管的軍隊的錢交給了他，接着我自己便到我們騎兵團的第二騎兵中隊裏邊去做正式的兵士。這一個騎兵團後來加入了騎兵第六師。

女參政員談話會 箴一

本月四日國民參政會女參政員舉行了一次談話會，提出了下列幾點建議：

到射擊的命令，就很高興的拿起了電話，把測量所報告的距離角度記了下來，立刻傳令射擊。不過爲了敵機終日盤旋在上面，所以射擊的機會少得可憐，大多在深夜裏才發射。

他和我們談以前去平岡變時的情形，真有趣！在談到十一點多，射擊漸漸忙了，我們就告辭回衛生連去。沿路經過了不少的查問口令，我們都很容易的過去，大有「口令在身，通行無阻」之慨。

在「篷」「篷」的重炮發射聲裏，漸漸地入了睡夢之中。

十九日

日間，終天盤居在衛生連裏工作，「足不出戶」，免得被敵機發覺目標，而惠賜隆重的禮品。每天日間生活，都有點相像，用不到像課程表般地重覆一遍。

傍晚，敵機都歸巢去了，陳排長來這裏換藥，後來我送他到公路上去。途中問我可高興跟他去後方葛降陣地走一遭，等會一同回來。好！有機會到後方陣地走一次，自然高興囉！就一同騎上三輪卡機腳踏車，他自己駕駛，衛兵坐在他背後皮凳子上拔出了駁殼槍，以防漢奸遙擊，我坐在旁邊船裏。陳排長把他的手鎗解下來給了我，準備定當，套上避風鏡，就向黑暗中衝去。用了八十碼的高速度猛駛，夜風迎面撲來，呼吸非常偏促，就把口罩套上了，才比較緩和了些。車輪在被炸得高低不平的路上飛駛，時常在跳躍活動，只要你一個不留心，一定會被他摔到車後去。當車子將駛近一個車站時，偶然回頭，突然發見後面十餘米之內，也有一輛

救護車用高速度駛來，急忙告訴陳排長，將車向右急避時，汽車齊邊掠過，假使遲一二秒鐘，我們的車子一定會被撞翻，而汽車的喇叭聲，却始終沒有叫過。像這種駕駛者，未免太魯莽了！好危險！「他媽的」，從衛兵口裏罵了出來。將車身調正了，繼續前進。一站又一站，一橋過一橋，終在一個竹林前面停止了前進，三人魚貫地走進竹園，穿過水棚，前面露出了一排三間瓦房，走進去坐了下來，陳排長捧了許多糖果出來請客。衛兵出去了一回，就進來了，原來去召集炮兵，準備開赴前方，增加炮位。

大約五十分鐘後，他們已準備完畢，就回到公路上去，這次多了一頭警犬「克令」，是陳排長的愛侶呢。公路上已排好了隊伍，前面三輪卡，由二衛兵坐駛，中間是我們坐的小汽車，和普通的完全不同，後面是一輛機械化部隊的牽引車，拖了一尊又高又大的重炮。車廂裏橫排的坐滿了炮兵，全部偽裝，以防敵機夜襲。這樣的一列夜行軍，立刻出發，向剛才來的公路上奔向前方去。

到達了原來的陣地，他們就很忙碌地佈置炮位，架設軍用電話。我參觀了一會，看看表上已經過了午夜，就告辭了陳排長，回到衛生連去。

回來就睡下來了，將要入夢的當兒，聽得隆隆的炮響，一聲聲從遠處的新炮兵陣地傳過來。那是我們的炮兵，又在施他們的神威了！我閉着眼虔誠祈禱着：隨着那聲浪的散佈，毀滅盡那進攻我們的敵人！

(一)政府贊助婦女工作，在有利於抗戰的條件下推行。

(二)在封建壓力下的農村婦女——例如童養媳等設法解除其痛苦。

(三)改善女工生活，安插，救濟失業女工。

(四)救濟難胞婦女，並注意其衛生。

(五)撫恤抗戰犧牲之將士的家屬。

(六)加強婦女教育，普及婦女教育。

(七)盡量地訓練婦女幹部，廣泛地開展婦女組織。

織。

(八)提拔新幹部。

這的確代表了全國女同胞所要提出的意見。我個人有幾點希望，寫在下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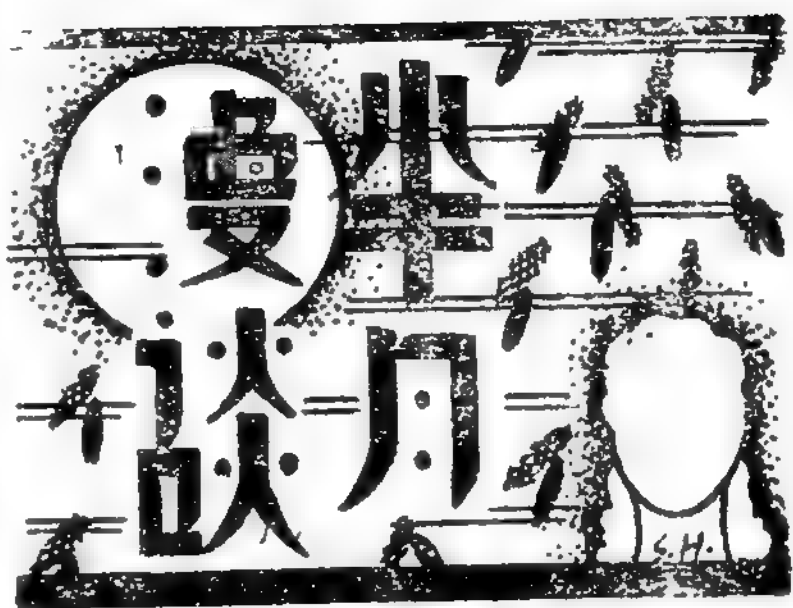
(一)希望我們的政府，賢明的領袖接受這建議後，切實付諸實行。

(二)希望這些國民參政會的婦女代表，不要以爲提出這建議後，就以爲任務已畢，更重要的，是督促政府，擁護政府，贊助政府實施。

(三)希望所有的婦女領袖們，痛改過去少數人爭地位，出鋒的弱點，在統一戰線的原則下，大家同心合力的來推行婦女在抗戰中應做的工作。

(四)希望糾正婦女工作表面化，組織散漫的缺陷，每一個人都要腳踏實地的負起廣泛開展婦女組織的堅苦責任。

(五)希望抑制個人自由主義的思想，一切工作以整個工作爲前題，接近羣衆，深入羣衆，避免爭奪羣衆。



彼邦婦女的分野

三石

七月十四日譯報載有彼邦松井村著的「××無產大衆反戰運動」，說彼邦的逮捕反戰者，竟牽及到貴族婦人。石本男爵夫人，這位以提倡節制生育著名的偉大的進步的婦女領袖，於去年十二月十五日以被捕聞。後來雖被釋出，但她受到命令不准再作節制生育的演講。岩倉子爵的女兒，她是屬於最老最貴族的家庭的，因政治關係被迫而實行自殺。這不過是兩位代表人物，在彼邦屬於貴族家庭的女子，因思想激烈而被拘捕的事，已經是司空見慣了。想到彼邦武人的行爲，想到在彼邦爲自由奮鬥的不易，想到彼邦武人的反對者即爲我國朋友的這一會事，覺得她們的行動，實是可貴，處在身爲中國婦女的我們，除了對她們的行動感謝外，更對她們寄與無限的崇敬。

同時也在譯報上發現了另一種型的彼邦婦女，她們是屬於所謂「××婦女國防會」的。七月七日宋美齡女士向歐美仕女廣播時，曾提及××軍士在戰區中對婦女的某種行爲。這引起了她們無限的憤慨，她們說：「××士兵絕無如此行爲，因爲這些士兵是我們的丈夫與兒子。」這辯解是非常真切動聽的，我們真希望一班彼邦士兵真如他們的妻母所說的，那樣無懈可擊，可惜也可痛的是，慘痛的事實一幕一幕在演著，不要看別的，只要看中立國的新聞記者的報導，就可知道我們在戰區的中國婦女是陷在如何悲慘的境地中！於是這真切的聲辯，使人覺得只是彼邦武人意

見的複述罷了。同時，我們對她們又不勝其同情，因爲我們相信她們是看不到什麼正確的情報的。我想假如她們能了解事實的真相，她們決不會再作如此的聲辯。

請看維也納的猶太人

青竹

前些時日，在上海金融界中，曾掀起過一個巨大的浪潮，那便是：一般有錢的人們，恐怕法幣要不值錢，或者甚至會變成了無用的廢物，於是撥動靈機，打上如意算盤，趕快把花花綠綠，一大疊一大疊的法幣，去爭買外匯或赤金。他們以爲，這樣一來，不問國家將來是存是亡，戰事前途是勝是敗，貶價甚至成了廢紙的法幣，不在自己手裏，資金不受到一點損失，依然可以度其安富奢靡，逍遙快樂的生活。

這種打算，聰明誠然是聰明；但太聰明過分了，有時倒也反會受到損失。目前的事實就是一個最好的明證。赤金沒有漲到三百四百；外匯沒有縮到英金五辨士，美金十三元；法幣不但沒有貶值，而且基礎較前更加鞏固。聰明人到底還是欠聰明。

即使現在或將來的事實，不出聰明人的意料；但我爲他們想想，也還是很可憂慮。遠的不提，且看一下最近德軍開入奧京維也納以後猶太人的遭遇，就可以瞭然！擁有幾百萬幾千萬資產的猶太人，還不是在旋踵之間變成了一無所有？甚至被逐出境，人海茫茫，無處安身！

『有了錢，就可以過日子，國家存亡，於我無干。』有錢的聰明人，請你們莫再作這樣的夢想吧！一個沒有國家保護的人民，的財產，隨時隨地都有被人攫奪的危險！趕快把買外匯買赤金的錢獻給政府，或換取公債，使國家多加一分實力，早得一天勝利；到那時國家報償於你的，以及你可以找到的發財的機會，正多着呢。這才是一個真正聰明，而且千穩萬妥的辦法！



中國之友蘇唐女士訪問記

武桂芳

她救濟了多少苦難的中國人，從抗戰開始一直到現在。這種偉大的正我的友情，傳刻在每一個中國人的心版上，永不會磨滅，也永不會忘却！

大熱天，太陽噴射着火樣的光輝；三色的法國旗迎風飄揚着，彷彿在笑，又彷彿在跟行人答禮；晴空的蔚藍的密雲浮漾在大上海的高處。七月十四，在這法國大革命紀念，到處都充滿着熱情和奮發的日子，我去訪問了一位在中國救濟難民有了卓越成績的法國太太蘇唐。

當我剛踏進她服務的收容所，就看見一羣貧苦的孩子圍着她，在親密地談着話。經過某先生（謝謝他們當了半天的翻譯）的介紹後，我們緊緊地握了握手，又到了一個小房間裏。

結實，相當高大的身子；雖說並不太年輕，但看去還是很漂亮。她一面招呼我坐下，一面敏捷地吩咐傭人把桌子收拾乾淨；那上面本來放着些醫藥用具和別的零星東西。

我賀了她「今天是大革命紀念」後，說：「夫人做了許多救濟工作，我們中國人民都謝謝你。」

「我的良心推動我這樣做，用不着謝的。」這位埋頭苦幹以辦事潑辣幹練見稱的女人，第一個給我的印象不是嚴肅威凜，而是跟母親或長姊一般的和藹可親。「做救濟工作是我的志願，也是我的愛好。不到中國勝利，我是不肯放鬆的。」她又接着說。

「夫人來中國多少時候？」

「十六年。」

「十六年？一個很長的時期啦！一直在上海？」

「上海，上海，」意外地夫人已經聽懂了我的話，居然勉強的也拚出這一句中國話來。大家都笑了。她笑得這麼美麗，動情，比誰都起勁。我格外地歡喜，問她會不會中國話。

「一眼眼。」這是她的回答。我的用中國話談話的希望，也只好打消了。

「是否常來這裏？」

「是的，我是上海戰事爆發後不久——八月二十二日就進這收容所的。每天上午七點半到九點半，下午三點到五點準來這兒。我同時還是上海法總領事署慈善會的會長。」她借了我的筆，寫了幾個法國字，可惜我連一懂也不懂。語言不通，真是件討厭的事。

「可以談一談你對於救濟工作的感想嗎？」

「告訴你一句最簡單的話：我把收容所當作一個大家庭看待的。這些難民就是我的兒女，我寶貝我的兒女，所以只看見他們的好處，他們中的每一個，在我看來，都是天真，純潔，質樸和可愛。假使你要我講他們的壞處，我是說不上來的。這也許

是我的溺愛，但是你知道：一個媽媽即使在責備孩子的時候，也是愛護的。」

她很愛裝手勢，一會兒似乎擁抱什麼，一會兒又似乎在撫慰什麼。一個偶然巧合的機會，當她的視線和翻譯的和我的接觸在一道的時候，她這麼好地笑了，眯眼睛，接着聳聳肩，做成詼諧的戲劇化的表情。她又繼續下去：

「一個大家庭的主婦，常常要來監督客廳是否清潔？廚房是否衛生？掃帚有沒有壞？抹布要不要添置？我也是一樣，總要來考查我的孩子們缺少些什麼，然後盡可能的設法來滿足他們。在這收容所剛開辦時，一切都非常紊亂，經過很大的努力和改良，現在好了，不單是秩序井然，而且設備也相當完善，特別是衛生方面，可以說是應有盡有。」

她的明亮的眼睛和豐富的表情告訴我：她是聰明的，善良的，同時，她還是一位健談者呢。有時笑着，有時加強音調，似乎談這些話，是她最高興的事。

「現在，我最注意的是他們的職業問題。」她說，「我總覺得救濟事業除了消極的給養外，總應該積極的找工作。我常常到各機關，和海關，以及工部局那裏去問：『你們要不要用人？我這裏有男

人，也有女人，老年的有，年輕的也有。今天一早，我遇見她時還請她介紹小工。

「你最好別以為關懷難民的，只我一個，事實上許多法國人都是跟我一樣的熱心。他們碰到我時，總說：『哦，你在做救濟事業？好極啦！你要什麼東西嗎？我願意捐助。』於是衣服啦，被褥啦，扇子啦——都在人類的同情心下送到這裏來了！」

紅紅的太陽透過這屋頂和牆壁，熱流從四面感



影近士女唐蘇

逼着，我們好像被罩在蒸籠裏，不停地揩着汗。一個小女孩從門前的階沿上經過，她看見夫人了，親切地笑了笑就打算走開，却給夫人喊了進來。夫人捧着她那像棒似的身軀和手臂，還問她吃了幾碗飯？有什麼不舒服？回頭跟我說：

「她就是我的女兒，那天在馬路上躺着，病得快死了，是我抬進來的。經過醫治和保護，病已痊癒了，不過還瘦些，我想她是會胖起來的吧！」這彷彿又提醒了她的談話：

「難民們對於我的感情也都很好，常常有所不認識的人來跟我問安。這可以用一個例子來說明：前幾天，我在路上走，突然有一個賣花生米的跑近來，我正在奇怪，巡捕也來干涉了，孩子却跟我行了一個禮說：『蘇唐太太，你好！』我這纔知道他原來就是這裏的難民。」

「夫人今年在中國過法國大革命的紀念有什麼感想？」關於前一問題，已經談得很詳細了，我又換了一個話題。

「在中國遭受苦難的今年，我們是不願意在中國的這地方太興奮慶祝我們的革命紀念的。所以除了閱兵，升旗和在法總會舉行宴會外，並沒有像往年那般的熱鬧，燈彩煙火都沒有，連法國公園都不開放。這也是表示法國對於中國的同情。」

「希望談一些法國的和中國的女人生活的比較，及在抗戰期中對於她們或他們的意見。」

「我覺得中國女人是在長足的進步中，尤其是最近幾年來，幾乎要超過男人們。」她停了一下，銳利的目光掃過我的臉上，似乎對於這問題稍稍作了一番思索，但很快地又恢復了她的原有的活潑而輕鬆的作風：「受過新教育的知識婦女，愛國情緒很熱烈，差不多都英勇地參加抗戰，做各種教育，募捐，慰勞，組織……的救亡工作。她們爭取女權，關心國家和社會事業，是跟新中國一道上進的，像這裏的黃女士就可作為代表，我也看不出她們跟法國女人有什麼分別。」

大概她很感到熱了，接連地揮着扇——這麼急促用力，是跟她的健康和飽滿的精神調和的。

「至於那些有錢的女人和一部份貧困婦女，也許因為教育關係，就比較的落後。但是一般的說來，中華民族是不斷地在求着進步。高等的知識份子不用說，即使是勞苦大眾也一樣的竭力向上爬，年輕的抽空讀些書，想把將來的生活過得更有意義些；如我家的傭人，是我最近的，他就是一有機會就抓住書不肯放的一個。年老的想到自己是不行了，却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寧可自己吃苦也要送他們進學校，像這裏有許多車夫娘姨，他們的孩子却是學生。對不對？」她謙虛地加上後面的一句。

我知道夫人很忙，而且已經費了她不少的時光，可是總不肯放棄最後一個問題的領教機會。

「對於中國抗戰前途，夫人是怎樣估計的呢？」

「我是抱樂觀的，中國的武器雖不如日本，精神却是勇往直前的。在從前，中國有一句話叫做『五分鐘熱度』，但這一次却是越抗戰越堅強。總之，我是中國的友人，我心裏想得到的，只是朋友的勝利。」

談話到這裏結束了。我向她討了張照片，並徵求她把談話發表在上海婦女上的同意，她都很有氣地答允了：

「好好，可以。」

在一陣歡樂的笑聲中，我們告別了。她匆匆地向收容所的裏面走去，大概又繼續她的永不會疲倦的工作去了！

x x x x x



悲壯的回憶

蘭

悼民族戰士錢亦石先生

一九三三年的冬天，我寄居在愛麥虞限路中華學藝社的時候，某一個清晨，正準備出門的當兒，忽然巧遇著一位六七年不見的老友，彼此驚奇地招呼著，他問明白了我是住在這兒，匆匆訂期約會而別。

走出學藝社的大門，跳上黃包車，一陣陣冷冽的寒風，吹醒了我腦海的回憶，想起這位老朋友的真姓名來了。他叫錢介磐，湖北人，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時他是跨黨份子，任湖北省黨部的宣傳部長，並負責主持黨務學校。刻苦耐勞，才學兼優。在省黨部和特別市黨部執監聯席會上，常常聽見他發揮針對著黨務工作改進的正確意見，因此留下去的印象頗深。國共分裂，他辭官退隱。一直消息杳然，真不想能在這兒相見！

大約隔了二三天的中午，錢先生惠然來訪。我招待他在學藝社的食堂內午餐。我一面吃一面聽他自己講述離開武漢，曾在上海住一個時期，後來去過莫斯科，又去過日本。都是爲了理論上的學習與培養。而今回到上海來，與幾個朋友們想創辦定期刊物，作理論上的切磋。現在發表的文章，均署名亦石。同時他更告訴我幾位老朋友們的消息。隨即又問及我的近況。

我簡單地說明離開武漢而後，曾在江西留一個較短時期，後來由贛而粵，由粵而津。九一八事變前又來滬上，與幾位朋友合辦刊物，鼓吹××；但

因國內外時機均未成熟，環境不允許這一小小刊物的存在。被迫中止了，因此頗感煩懣。爲了需要休息，往西子湖畔隱居了二年餘，竟日遨遊山水，寄情書畫，研習經典，佞佛參禪，頗多遺世獨立之想。這樣的變遷，不奇怪嗎？

何必作此遁世之態呢？我們眼看著東鄰虎視眈眈，能坐視祖國人士，大夢不醒嗎？應當再接再厲，先覺覺人，從事於揭破敵人的陰謀。朋友！努力奮鬥啊！他曾這樣鼓勵着我。

一別又是幾年，雖然同處在上海，並且時常讀著他的論文；可是總沒有去找尋晤面的機會。直到去年，蘆溝橋抗戰發生，在歡迎自日本逃回來的戰士的宴會上，才又碰着了。錢先生說：我們看見何老先生出來領導婦女組織抗戰後援會的消息，大家猜想你一定會聞風興起的。

上海的英勇抗戰，支持了四個多月。我曾和蘭畦，幾次自前線歸來，共同感覺著靠近前線的民衆工作，不能與軍事工作相配合，這是全面抗戰的弱點。

不多時日，便聽到亦石先生率領男女工作人員卅餘人，以少將資銜，隨張向華將軍駐守嘉興。當我們設宴款餞在一家小小的川菜館席上，亦石先生慷慨地興奮地說，而今我們正是拿所學習的理論，去在實際行動中求證驗，祖國已到如此重要關頭，不是空口說白話談救國，喊口號唱高調的時候了。

生在這個時代，能馬革裹屍，以身許國，實是最光榮的任務！同行的人，沒有任何人擔心著敵機的瘋狂。

頻行大家歡呼著，祝中國的新生，抗戰的勝利！

蘭畦不久也率領著上海勞動婦女廿餘人，在吳奇偉將軍麾下，擔當起軍隊中政治工作，組織民衆，擁護抗戰，英勇地參加實際工作去了！我呢？始終不能力去束縛，仍舊滯留在後方。當國軍西退以後，關懷著前方的工作同志，每以得不到確訊爲憂。突如其來的，亦石先生在嘉興淪陷的時候，積勞成病，輾轉入滬，醫治罔效，而卒致逝世！消息傳來之後，多少人傷懷哀悼啊！

昨天同人爲亦石先生舉行安葬典禮。參加祭悼的有各團體的代表各文化界的巨子，肅穆莊嚴，大家靜對遺容，聽杜先生致辭，杜先生與亦石先生乃廿餘年同窗老友，他敘述亦石先生的廉介，當亦石先生主持湖北黨務學校時，每月進出款項在十萬元左右，而一旦辭官來滬，囊無分文，即盤船錢，還要靠幾位窮教書朋友來幫助，這種廉潔操守，值得欽佩讚揚！而十幾年來努力奮鬥如一日，更是大衆範型！我們相信亦石先生精神不死，我們大家繼續著亦石先生未竟之志而努力！

亦石夫人抑哀答謝，她是我們婦女界不可多得的人材，有豐富的政治修養，正繼續著亦石先生遺志而奮鬥。

民族戰士，損失了一員健將，何等令人傷感！昔日言行，而今回憶起來，在在令人不勝悲壯之感啊！

廿七年雙七後十日

生活自述



十幾年來的教員生涯(三續)

文央

◆黃蓮樹下彈琴

◆留戀在食桌旁邊

小學教師是不大會有消閑及娛樂的福份的。只有在每次吃飯以後，大家留戀在食桌旁邊，談東說西，談上這麼幾十分鐘，便算是無上的閒懷時間了。我們有時在食桌旁學唱戲，提高了嗓子喊起「你把那……」來；有時又學唱崑曲，逼緊了喉嚨唱「鳥晴絲……」，還提起了筷子拍板眼；有時又彎起了舌頭打官話，南腔北調，笑樂一場，同事中誰會什麼，誰就是大家的老師。這算是一天中最輕快最活躍的時期，即是毛著臉，油著嘴，也不去管他，反正誰也不去看誰的嘴臉。

後來大家又覺得這樣玩太無系統太無組織了，便又分別成立了幾個小會，利用早晨，利用課後，利用晚間改課卷餘下來的時間，好在大家都是寄宿在校裏的。

◆學打官話

「國語練習會」，開始時請一位北方同事口

授，每日規定二十分鐘時間，經過了一週，便須大家試說，再過一週，便非用國語來談話不可了。誰要是不注意，說了本地話，就觸犯了規定的罰則，便非受罰不可，大約是說錯一句話罰一分錢，辦公室裏掛好了「錯的表格」。却也因此鬧出了些好玩的笑話來：開始的時候，不免有些藍青，有時候有幾個人甚至於藍青得使人看不懂，對方便不免要笑起來。於是國語老師便教好了幾句應付的話：「你不要笑我，你應該教我；你不教我，你就不應該笑我！」到也因此制止了許多笑話。有的人爲了動輒說錯，動輒遭笑，便閉住了口不說話，終日像啞吧樣的，見了面也只有笑笑，有時候甚至於還要裝裝手勢，這樣在「記錯表」居然成績很好，空空如也。而像我這樣多說多話的人，便不免要動輒得咎，表上記數疊疊，每週被罰的錢，大有可觀。雖然先生說我的國語程度還算是不錯的，但遭劫的却偏是我們這批人！後來教務會裏也決定了教學時用國語：第一步驟是國語科裏說國語，第二步驟是各科都用國語，在學生面前，不好再做啞吧了，前述的流弊就不再發生。這是一種學習打官話的趣事。

◆拍曲·寫字·與讀書

「崑曲班」，是請了二位師範部的教師來教的，一吹一唱，也怪認真。要學的可以自由加入，加入的要出一些錢來印曲子，我一共出了兩塊錢，學了將近一學期，因為每週只有一次，又不能因爲「曲不離口」，常常哼唱，所以二塊錢只學會了兩段曲子，而且到現在也早已還了先生。這東西太沉悶，我以爲遠不如學唱戲爽快，可以大喊一陣，吐出些胸中的不平之氣，這就算是我對崑曲的認識與見解。

「讀書會」，每週一次，這是含有進修的意味的，並不是娛樂。各人看各人愛看的書，到開會時把大意報告出來。但有時因爲太忙，實在沒工夫看書，便不得不臨時抱佛脚，在雜誌上面看一短篇，甚至於在報紙上看一小段，報告出來，聊以塞責。所以每次開會，除出了唐唐皇皇的學術報告之外，有時還會參些故事與笑話在裏面，算作餘興。但到底因此養成了看書的習慣。

「習字研究會」，成立這會，雖不是想成爲書法大家，但字到底是面相，不能不練到相當拿得出去的程度。所以大家規定每天必須要練習一張，大小不拘，交習字會幹事蓋章後發還，那圖章上刻的，就只是簡簡單單的「習字會」三字。過了一月二月，也要請一兩位書法專家來評論評論。這樣行來，因爲是出於各個的需要，不若有些小孩子因教師逼他寫字而寫的可比，當然也有相當進步。但有幾位頑皮的同事，却又會對習字會幹事開着玩笑：他

有時候沒工夫寫，就把前幾天已經寫過的字紙，裁去了蓋章的一面，填上了日期，又去湊數，有時候被發覺了，便須加倍受罰。我們的同事，是那樣的苦中作樂，邊教邊學邊玩的。現在想起來，還怪有趣。

一場留學夢

這樣的小學教師生活，過了好多年，有時真覺得太平淡，真覺得自己腦中空無所有，最多也不過是一個並不壞的「教書匠」而已，我於是立志想升學，數年來潛伏着的「升學夢」，又漸漸的復活起來。又因為赴日本留學，比較的是一條捷徑，如果弄到了官費，經濟上又很少負擔。數年來在母校附小服務，薪給老停止在每月三十塊大洋，這還算是最高的薪給，除勉維生活外，自然是沒有半個餘錢積蓄下來，所以要升學，非找一條便宜的道兒不可。而且那時候我已父母雙亡，孑然一身，毫無牽累，便決計進行赴日。一方在駐杭日本領事館拿到了「介紹書」，一方又託留東同學找尋好投考的學校。

奈良女高師。什麼都已經預備好了，只等「速來」的電報一到，即好啟程，誰知道想望中的電報，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來，好幾星期後才知道竟擱在上海一個友人的家裏。時機一過，銳氣漸消；而且我那時還繼續在學校服務，中途很不好意思脫離，又經那附小主任很懇切的慰留，去國之心便從此打消，我算是做了一場留學的短夢。

直到十個年頭以後，才從新實現。

我那主任的慰留話，到也是值得一記的，他說

：「當教員最可寶貴的是實際經驗，到外國去不過是在表面上鍍一層金，鍍上一層銀而已，未必能切於實用。我知道你是個『實是求是』的人，何必定要遠涉重洋，求一個虛名兒回來？即是再說得實利主義一點，你回來後是否能有目前這樣的地位，很難把握。社會上有多少大學生留學生懷才不遇，閑空無事啊！而學校日前又那麼樣的需要你，你的去國之心，似乎用不到那麼樣堅決。」固然我的不去有種種客觀的原因，已如前述。但他這一番鍍金鍍銀的理論，也著實在我腦海裏盤旋了好一些時。

我終於打消了我的去意。

時代轉變了

▲耳目煥然一新

一九三六年，國民革命軍到了江浙，浙江還有個軍閥餘孽孫傳芳在那裏頑抗，記得把守住杭城的是他的部下孟昭月部隊。大家怕得他真的招架起來，糜爛地方，紛紛逃滬。我們幾位同事，也在學校停課以後，在最末一班火車擠上了車，投奔到了上海，在上海渡過了一個「驚魂不定」的新年。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八日，浙江光復了。那時因卅一號橋未修復，滬杭還不能復車，我是急欲回去看一看革新後的浙江，便繞道寧紹，從水路回到了杭州。啊！杭州的確是大變了：在江邊遇到了革命軍人（我們一向背地裏稱軍閥手下的軍人為「灰色動物」或「北老兒」的），雖在黑夜，並不怕懼，却急急的同他們攀談起來，問他們入城時情形，他也很懇切地講了些孟昭月軍狼狠鼠竄的話。滿街上都

貼滿了標語，滿牆上都粉刷上了藍底白字，什麼「國民革命成功」，什麼「民族，民權，民生」，以前說了或寫了有殺身之禍的，現在是那麼普遍地作了教育工具。此外又常常有「全民革命」「三民主義」等公開演講，——楊賢江先生，蔡元培先生，曾同日在省教育會講演，都是座無虛席。真可說是耳目煥然一新。

▲破天荒的當了「女官」

在未回杭州的時候，就有人電邀我回杭入臨時省政府教育廳工作；剛一回杭，更有人前來面邀去第四科當科員。呵！省政府，莊嚴神聖的省政府，一向是不許女子插足其間的，女子也從未想到過政治生活應該怎樣過法，這突如其來的邀請，簡直使人沒法應付。在這大時代的前面，我幾乎是一只目迷五色的小羔羊。好在那位四科科长，恰巧就是附小時代的主任，他說：「工作並不十分繁重，公文等格式如不習慣，經幾次觀摩練習就可不成問題。最重大的意義是革命前政府機關從來沒有過女職員，目前其他各廳處也照樣沒有；教育廳想來一次破天荒的創舉，要物色一位克盡厥職的女職員，大家認為你適於當「開路先鋒」。萬一你去了，覺得政治生活不習慣，只要女禁一開，別的廳處也照樣用了女職員，你早晚便可脫離。」被他這樣一說，我覺得此行責任重大，便允一試。這是我棄教從政的開始，也是浙江省政府有女職員的創例。

最初，全一省政府數百個職員中有我一個女子，每當紀念週時被大家的眼光掃射的時候，總覺有

些手足無措。在辦公的時候，對於「等因奉此」「切切此令」「應毋庸議」等官樣文章，也著實有些不慣常。但「開路先鋒」的目的是到達了的：不久，「秘書處」「民政廳」「財政廳」「建設廳」也都用了女職員。雖然職位大都是書記，錄事，事務員之類（科員似只一二人），但政府中男女職員兼有這一點，是在這大時代裏開端的。而我們在紀念週的前後，也可有說有笑，不致再孤立一隅呆若木雞了。

▲「欽差大臣」時代

不久臨時政府改組，教育廳職員亦大事更動，我因是女職員的關係，依然蟬聯，而且科長恰巧又是一位附小時代的上級同事。他主張「行政學術化」，教育行政不要專在「等因奉此」中討生活。例行公事固然不能沒有，每一科只要一二人去應付就行了；其餘的人，最好要與學校直接間接發生教導上的關係：第一，編著目前各校所必需的教材（我們編了好多冊公民訓練實施法，裏面包括每週例話，問題討論，標語，及唱歌教材等，每一單元可供每星期的紀念週及週會時應用。頗為各校所歡迎。）第二，定期跑出去視察各學校，採取些實際問題回來研討，並根據這些客觀材料，製成了各縣教育局用的「視察表」與「輔導表」，這都是下級教育機關所需要，而又是我們平素生活所接近的。我就爲了這新穎的試驗，又做了第二期的人物。我這第二期的從政生活，因爲已真正實行了「教育行政學術化」，趣味比第一期增加了許多。

後來索性整個教育廳與當時的第三中山大學（即後來的浙江大學）合併起來，試行「大學區制」，全省的教育，都歸大學來指揮，把原來的教育廳機構，成爲大學的一部——名爲「普通教育管理處」，對外公文，都由大學校長領銜，是這樣大規模的實行了「行政學術化」。我們這些原來的教育廳科員，留守時是「處員」，出外視察學校時就是「視察員」，把原來的什麼「省督學」「省視學」廢除了。理由是督學視學，太高高在上，自身並不見得有實際經驗，爲敷衍門面，只給了些空洞的評語，什麼「辦理尚稱合法」「成績楚楚可觀」，巡察了一週，也未必能盡「督學」的能事。我們科長說得好：「捕快賊出身」，可以應用到督學制度上來。視察小學的，一定要自己當過小學教師；視察中學的，也一定要中學教師中之能手。因爲在督學制度時代，聽說開過這樣一齣笑話：有一位老學究式的督學，他看見某校的教室裏掛着大楷及小楷，字跡又不像是先生寫的，又不像是學生寫的，他認爲先生寫的還該好，學生寫的可又太好一點，而且又並無圈點及評語。問了該校的教師，教師告訴他這是習字的「史該而」（意即量表），他依舊有些莫名其妙。其實那量表商務早有出售，是考查習字成績的最客觀的標準。

視察生活開始了，第一期我們有二個女視察員合夥出發，到附近的杭嘉一帶：餘杭，臨安，海寧，海鹽，平湖，嘉興，嘉善，桐鄉，崇德，每一縣約停留三四天，與教育局人員作懇切的談話，討論此後的視察方針與方法；其次是視察城區鄉區各學

校（臨時指定，不先通知）；每到一地，更須與當地各校教師舉行公開討論會，從早到晚，毫無暇刻，空下來還得寫報告書，就用普通信的格式，不做官樣文章。第二期我們分頭出發，沿富春江而上，由富陽而桐廬而金華，而建德，而龍游，而衢州，一直到江山常山——浙西邊境。預先定好了日程，每一地方的工作，與上述情形相同。所不同的是這些所謂「上八府」地方的人，態度要誠懇忠厚，工作也要具體切實得多。那時候「杭江鐵路」猶未動工，自然「浙贛鐵路」更談不到，是乘了民船，溯江而上的。桐君山子陵釣台七里瀟諸勝跡，得乘此機會飽覽無餘。有幾個地方傳說女人會當「視學」，都舉起了好奇的眼光；甚至有一縣的教育局人員，因爲我們先期去信說要下榻在女學校，引以爲奇的。當然我們的去信，沒有自報性別的必要。男視察定要指定在女學校住宿，豈非別有用意？有一個地方當我與教育局人員共同走過街道時，每家人家門口竟擠滿了人，萬目睽睽地注視我這不男不女的怪客：第一奇怪的是身上穿着長袍，第二奇怪的是頭上剪去了頭髮，第三奇怪的是女人有這麼大的一雙腳。當我在某一小學「訓話」時，竟因爲口音相差太遠，像外國人講話樣的由督學當了翻譯。這些都是視察中的趣事。更有一次，從甲縣到乙縣，須坐了轎子翻山越嶺，甲縣縣長爲特別保護起見，派了二位武裝警士保駕前去。翻過了山頭，就這樣的搖過市，路上人都說「委員來了，女委員來了！」更有一個學校，爲打官司吃了虧，竟攔住了轎子投稟告狀，狀紙上寫着「某某省視學。」（未完）



哥哥就在父親這樣的嘆賞裏，過着他豐裕的漂泊的生活。他這次回到家裏，已經距離他開始出去起七個年頭，他現在已是一個十足的成年的美少年了。他從前孩童的驕養子的脾氣，現在也隨着年齡的成長，而變為更頑強而老練了。

他愛拿許多別的人所不作的奇怪的事作為無事消遣。他會把很多很多的葡萄密密地釘在紙糊的頂棚上，使人看上去好像是葡萄架子。他平時很少發出有聲的笑，只是當他把自己用過一次或兩次的書扔到屋頂上，然後叫家裏的僕人們去爭着拾取，他們像爭奪錦標似地爬上屋頂去的時候，他看着這樣的情形時，便大笑起來。

在晚上的時候，他還喜歡叫一個十四歲的丫頭去繞着滿園子走着，把嘴閉得緊緊地再張開來，這樣一張一閉地發出一種脆烈的響聲，用這響聲去代替打更。

除他以外我還記得一個人，他的名字叫海生，是我的一個伯父的兒子。

他和我的哥哥有着不同的性格和外表，他成年被酒薰染的紅色的鼻子，淺綠色的臉，矮小的身材，和說起話來老像是失了眠似的吵啞的喉嚨。

他一點也不沉默，他愛說話也愛笑。但是笑起

來的時候總像是在忍着小便似的。

是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和哥哥一塊來到我們家裏。起初他很喜歡找哥哥說話，當他開始很起勁地跟他談話的時候，哥哥便把夾着微笑的嘴唇緊緊地一閉，「唔」這麼哼一聲，然後把原來在向着四面尋索的眼睛轉向着天花板說：

「你現在可以出去了呀，時候不早了呀！」這麼一來便結束了他們倆人之間的談話。

海生雖然住在我們家裏，但是他在外面的時候比在家裏的多。如果他在家裏的時候他總要找着哥哥說話。

「你一向在北京城裏幹點兒什麼事呀？……北京的茶館好嗎？」

「茶館，唔，唔，有時候也去！」

「北京的戲院好哇！……去聽戲了嗎？」

「戲，唔，唔，有時也去！」

他們倆在房裏談話的時候，時常總是這樣。海生歪着淺綠色的臉，鼻梁上伸縮着一條條的綫紋，嗓子裏發着吵啞的笑。哥哥便用眼睛四面轉着，從地板轉到窗子上。

「北京城裏的妓院很好哇！去過了沒有？」

海生有一次問我的哥哥。

「妓院？那可可怕的地方！去過一次，但是，但是坐了一會兒我就走了。那……，那真是可怕，真是可怕的地方！」

哥哥搖着他瘦長的腦袋。

「哈！我當你真是一位風流的少爺哪！原來你是一個傻瓜，瞧你那份兒傻勁兒，說點什麼哪，你……你還不知道做人的事哪！人，嘿，就是要那樣兒的，你會聽戲，會喝茶，我瞧你到怪可憐勁兒的，你就連喝茶也沒懂！」

海生搖幌着酒醉了似的腦袋，右腿架在左腿上，吵啞的笑聲在嗓子裏繞着圓圈。

「唔，我不喜歡那些事兒，況且我父親就為這才喜歡我，他說我不像別的年青人那樣兒下流！」

哥哥嚴肅而抗議似地說。

「哈，你父親，你父親幹的事我都知道，他在北京的時候遶過九十幾個。」

「真的麼？我有時也想試試，看看風色。你認識這兒的嗎？」

「你別問我，問你父親！」

「那可不成，那不，不成。」

「你害怕嗎？我可不怕他那份兒虎勁兒，他是在家裏，在你繼母面前，裝着正經！……」

「反正我不能問他這樣兒的事兒！」

「那麼我領你去你怕麼？」

海生扭着他帶着酸勁的身架子，發出他似乎是壓抑了很久的問話。

一個風雪的夜裏，哥哥和海生都沒有回來。第二天的下午我看見海生睡在客廳裏的一張絳色的木榻上，兩隻眼睛哭得像醉漢。

「你叔叔的錢不是給你遊蕩子去的，要遊蕩子就得自己賺錢。……我只一個兒子，你害楊梅瘡別把我的兒子也引去害楊梅瘡！聽我的話就住在我家裏，要不然就滾出去！」

「遊蕩子，」父親說着這術語的時候臉上做着很輕視的樣子。

「我想這也沒有什麼要緊，叔叔也幹過的。」

海生用着叛逆的口吻，眼淚抹染了他臉上的在咀咒的紅光。

「胡說，我，我是用自己的，我做了官，你還渾小子！」

父親忿忿地說完了話，帶着不安寧的神情走出會客室去。

一月以後，在一個天上還有着星的黎明，半圓的月亮籠罩着早春的寒冷的時候，大門口出發着一大輛滿載着行李的貨車，從那天起海生和哥哥就從我們的家裏不見了。

「我是很愛你們的呀！」自從哥哥在那樣的情形中走了以後；父親時常用着和善的口吻向着我母親說。

「你們，我的妻子，我的女兒，我是不能沒有

你們的呀，你們都是我的財寶！我是向你們擔負着保護和養育的責任的，但是你們什麼都得聽從我的，我是你們的一個主人，你們也不能沒有我。」

「但是你的兒子一點也沒有聽從你的喲！你說你從前可以嫖娼，他現在不可以，可是他一點也沒有聽從你的話。」

母親說。她用着反抗的語氣。

「他，我的兒子，我對他是不會想着『聽從』的這件事。他是我的兒子，我不能管束他，他隨時可以離開我，任他自己要幹什麼。他不是我的財寶，他只是對祖先負着繼承的責任。我對他的責任就是要他好好地活着。」

「呵，你不要我們好好地活着嗎？」母親說。

「那為什麼？這是什麼意思，我願意你們好好地生活，但是也要聽從我的話。你們應該要作一個良好的妻子和女兒！」

作一個「好的女兒。」從某一天起，我對父親

這話起了好的感覺。我以為母親對父親的爭執是對的，和父親比我是更愛我的母親。但是我無論如何應該在父親面前作一個好的女兒，因為我早知道父親在養活我們，母親沒有能力買給我的東西，父親什麼都可以給我。就從這點上，我時常也以爲母親也應該在父親面前作一個好的妻子。我知道母親自己沒有能力賺出父親那樣多的錢，

有一天，不知爲了什麼事，母親又和父親爭吵了。她說她要離開父親跟着外祖母回到南方去。我

和妹妹向母親說我們要跟她去。母親哭了好一會告訴我說：

「我的好孩子，我一定要領你們去，跟我在一塊兒。但是到了南方，舅舅家的表哥會打你們。你們現在跟着父親，等你們長大了我來領你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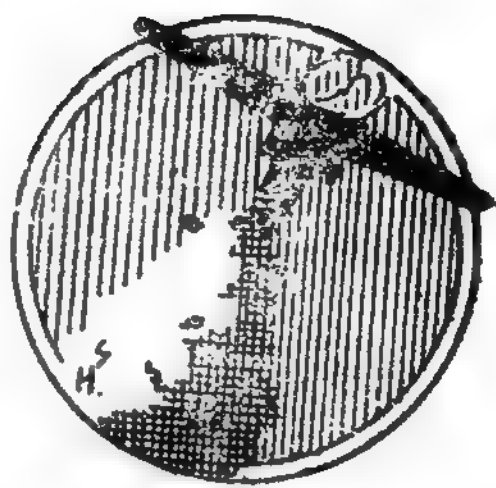
我哭了。我從來沒有像聽見母親要走這樣苦痛地哭過。但是我知道母親不肯領我們去的原因。我想要留母親的唯一辦法只好請求父親，只有父親可以留住她。我向父親哭着說：

「我要跟媽到南方去，你給她些錢，讓她養活我們。」

「孩子，你也知道你的媽不能養活你嗎？那你爲什麼要跟她去？你知道我不要跟你的母親離婚，我也不能給她錢，和讓她領去我的孩子嗎？告訴你，要離開我的人我是不給錢的。你要疼你的媽，你就勸她不要去！」

是一個秋天的早晨，枯黃的樹葉子漂落在滿院子，不知種類的蟲聲在牆角裏怨恨地鳴咽着，表示着氣候的悲哀。母親和父親在重大的爭吵後又重新說話了。聽見母親說話好像聽見那蟲叫的悲哀。母親結果沒有到南方去，從她流着幾天的怨恨的眼淚裏，我知道她一定要和父親離開，現在她並不是被父親的愛情所屈服，她不能養活，可是也不能離開我和我的妹妹。

（未完）



倫敦市中的怪美人

荻村龍太郎著
楊寶琛摘譯

哈特公園內的草地上，被灼人的炎陽猛射着，繡球花的嫩葉羞答答地在伸展，麥羅尼愛路兩旁的樹梢，開滿了楚楚可憐的小白花，逗人的甜香，被初夏的陣風輸送着，六月中的倫敦，是一年內最好的節季。

某天，倫敦的熱鬧市場辟開特來附近，在萬國旅行社門前，有位青年紳士，跨上自備汽車，駛向日本大寺館而去。這位紳士，乃是大使館內的一等書記，官名溝口清介氏。

他抵達大使館不久，又急忙乘車到維多利亞火車站去，預備乘一點半分往巴黎的火車。他買好車票，一看離開車時間尚早，想乘此空閒去進午餐，正在躊躇之間，忽然有位妖豔的美人，正在注視他。書記官却沒有怎樣的注意她，其實這美人已從萬國旅行社門前起就跟隨他了。

這女郎確是倫敦市中罕有的美人。眼如秋水，髮似黃金，朱唇皓齒，嫵媚可人，她穿的是流行的高尙服裝，舉止大方，頗有貴婦人風度，但是從她面部的輪廓和鼻尖看來，確定她不是英國產，也許是大陸的旅行者。

溝口氏因爲並不注意這位女郎，所以二人視鏡

在一觸之後，即掉頭向列榮特街的西班牙飯店內進午餐去了。待他回到車站，離開車時刻僅祇十分鐘了。

溝口氏依照了車票號數，在三號車內一八五號的指定坐位上坐着，旁邊沿窗的一八六號坐位還空着沒人來。他於是把口袋內的太晤士報拿了出來，全神貫注着日內瓦軍縮會議的事情。突然一陣鈴鬧香味撲入他的鼻空，接着衣服的悉率聲也挨近身旁來了，他敏感地懷疑到這熟識香味的來處，不由得把頭仰了起來。

「對不起得很讓我走進去。」

女郎的溫柔聲打進了他的耳鼓。

他定神一察，不覺大驚，願來就是方纔在路上注視他的女郎，於是他不得已浮起身子，讓女郎走到一八六號坐位。他心中一邊驚訝一邊繼續看報。

不久車開始蠢動了，溝口氏仍舊低頭注視着報紙約過二小時，車經道烏亞海峽時，他纔把報紙放棄，眺望着窗外風景，美人於是急忙笑嘻嘻地向着溝口氏道：

「先生，能否把你這纔看的太晤士報借給我讀一下？」

「當然當然請拿去好了。」

美人立刻把報接了過來，她隨意地看了一下畫圖與廣告，又很鄭重地還了他。

隔了好久，美人到底忍不住先開口了：

「這個——巴黎什麼時候可以到呀？」

她臉朝着溝口氏。

「假使道烏亞海峽沒有風浪，那麼七點半可以到。」

「今天天氣却很好，我最怕乘船因為我要量船。」

「是的，這樣的天氣大概可以放心吧！」

「失禮得很，你是不是到巴黎去遊玩的？」

「不，我有事情，關於商業方面的。」

「我到巴黎後假使有機會也許到馬賽去一次呢！」

「因為我的姪子在那裏養病，這幾天到海上去旅行了，假使時間湊巧，我也許去接他呢！」

溝口氏爲了身負重大使命，所以極力避開與人談話。

七時半車子到了巴黎，初夏的暮色空氣下吹來了輕人的微風。溝口氏和美人打了招呼後，便在車

站前雇了街車，直向凱旋門附近的麥善斯歇克旅館去。

二

第二天清早，溝口氏打了電話給巴黎大使館的岩井伯爵，告訴他梅井大使有重要命令帶來的消息。那麼溝口書記官所負重大使命到底是什麼呢？原來昨天清早駐倫敦大使接到了由東京外務省發來的長文密電。關於日英通商條約改訂條約和附屬的機密約定事件。這次因政府的承認而密約成立了。可是內容非常的秘密，所以特地暗中托了宮崎丸的船長橋本將密件帶至馬賽送給駐英大使梅井氏。

通商條約的內容大致爲了抵抗中國的赤化，所以和英國暗中締結了防共約定，此事折衝已一年了，到現在纔有眉目。

可是不幸得很，這秘密被蘇聯政府發覺而注意起來了，梅井也知道事機不密消息外洩。他生恐中途發生障礙，所以派遣了溝口氏前去領取秘密公文。靠了地中海的馬賽，已是仲夏天氣了，宮崎丸在廿七日的上午十一時靠近第七號的埠頭，溝口書記官和橋本船長相見之下，遂把安放在宮崎丸第一號金庫內的秘密文件，很嚴重地交還清楚。這文件的外表用了很美麗的紅緞帶緊箍着，溝口氏很鄭重地把文件放進了他帶來的新手提篋內辭別而去。

溝口書記官從船中走了出來，跨上埠頭時，那位不可思議的怪美人又站在道旁樹蔭下。

「啊！——」

「噢！你也在這裏嗎？」

美人好似吃驚般地说着走了過來。

「莫非你來迎接令姪嗎？」

溝口氏記起了在車中所談的一席話。

「是呀！」

美人想乘機和他談話，但是溝口書記官想到手中的重要東西遂不敢怠慢，立刻跳上汽車奔向火車站而去，那天到巴黎旅館已是晚上九點多了。他先將公文放入鐵箱內，而後安寢。

翌朝他用羅馬字打電報給駐英大使梅井。

「昨日已由宮崎丸領到書類，安抵巴黎。明日二十三日下午二時十五分到維多利亞車站。請派車來接。」

二十三日的清晨松田書記生伴着溝口書記官帶了條約正文直奔拿羅車站。

在紛亂雜沓的車站內溝口氏和書記生活別後，就急忙上車。可是在人叢之間又看見那位不可思議的美人向着他發笑。溝口氏不覺混身戰慄，不安起來了。

三

連續接着晴了十天的初夏氣候突然更變了。猛烈的東北風呼來了滿天烏雲。道烏亞海峽翻起了有名的風潮，乘船的客人們都被這暴風雨所苦。頭痛吐瀉好似吃醉了酒一樣，溝口書記官當然也是暈船者之一。

溝口書記官爲了身負重任，所以橫渡海峽後，不敢休息，就立刻搭乘往倫敦的火車。

這天的午前十一時，倫敦大使館收到了一張電文。

「昨夜忽然發熱，雖無大病，但因身負重務的關係，故擬靜養一天，明日二十四日決依前通電時間歸來，乞宥諒，溝口。」

梅井大使看了電文不覺皺眉。

「怎麼是好呢？下澤君，請你通知英國外務省極東局長，准延期一天。」

被船暈醉的溝口，仍舊一心一意地乘了火車奔向倫敦去，當車抵維多利亞車站，他就急忙往外走，可是不見大使館來接的車子，正在疑惑之間，一輛很漂亮的汽車停在他的面前，一位三十歲上下的車夫，從車中跳了出來很殷勤的招呼道：

「您是溝口書記官嗎？今天大使館汽車因有事急用，不能派出來，所以令我前來迎接您的。」

「溝口氏毫無猶疑地踏上了汽車，於是他才長地抽了口氣，滿以爲皮篋內的文件可以平安抵達大使館了，他正在興奮的當兒，不覺一陣眼黑，就人事不知的昏迷過去了。」

「書記官，大使館到了。」

他被車夫叫後才醒過來，一看大使館果真在目前，他不禁快活地衝進大使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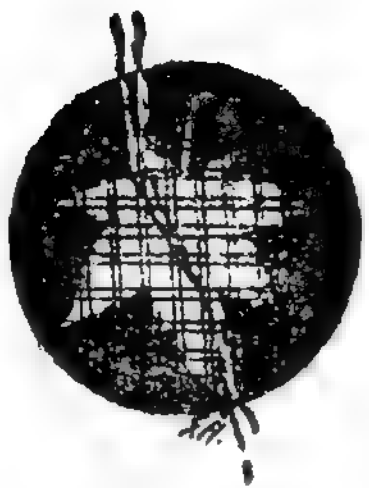
當他提着皮篋跨進大使館內室時，梅井正在吸着雪茄凝神思索，見了他不禁大訝。

「噲！溝口這是怎麼回事呀，方才你來電不是說今天不來了嗎？」

「什麼電報？什麼電報？」

「你說身體稍有不適，今晚不能回來，這電報你在巴黎發來的。」

「什麼——決定沒有這件事，我祇昨天打了一



番婦的生活

鳳儀

麗水（屬浙）就是從前的處州府。環抱着麗水的是巍峨的括蒼山。在公路未築成之前，那滾滾的甌江，算是交通的唯一要道了。但正因為多山，無論是文化，交通，工商業都不很發展。爲了地理環境的限制，就給予處屬十縣民生的艱苦，且影響了文化事業的發展。至於那兒番民智力始終是過去所保有的單純而已。

每逢三八日的市集，就有一羣臉上塗得像城隍爺，頭上繫了太平天國的布巾，穿了紅闊邊的大褂子，藍短褲，紅綉鞋——一色裝束的人來做買賣。這羣人就是本文所說的番民了。爲了要明瞭他們的生活起見，約了幾個同志，和一個自願嚮導而懂得番語的鄉村教師到朗奇訪問了一次。

那家番民的屋舍是在山麓的下面，牆壁雖是土質築成，而室內的一切陳設和普通的漢家沒有特異。不過他們的服飾和姿態個性，却保持着過去的古舊和忠厚活潑的歷史性。

和我們開始作第一次接談的是位四十多歲年紀的老婦人。她沒有一點拘束侷促不安的樣子，她告訴了我們全家的生活狀況，她說全家共有五口，除耕種田地過活外，還上山砍柴和養畜以維持一家的生計。主家是自己，平日除了烹飪的事情歸丈夫料理，一切的勞動工作是和男子無異的。每日三餐，早晚兩餐是泡飯。據說，他們的祖先從很遠的地方移居這裏已經有數百年了，從沒有受過一次漢人的無理壓迫。

「湯先生，我們要請她告訴一點關於婚喪上的風俗情形，可以嗎？」吳君好奇而誠懇的向那鄉村教師說。

「嘻！」他笑了，扭過頭去同那婦人咕嚕的說了些話，接着另外的二個三十多歲的番婦似乎很羞澀的漲紅了臉兒來了一陣嗤笑，但我們的同志却嚴肅而鄭重的期待這個寶貴的報告。

那老婦人抱起了地上的孩子，在我們的臉上打量了一番，重新又打開話匣，湯先生又給我們慢慢的翻譯起來。

配偶，結婚，他們認爲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往往女的年齡要比男的長三四歲，至於男女成親，也是由眷屬或族人作媒說合的（也是賣買式的制度）。婚禮除了男家送往女家三四十元的現幣供作購買一些妝奩外，沒有金銀首飾和其他的花費。在結婚的前一夜，由她們婆家製好「狗頭一頂」（係用二吋之竹筒，及紅綠布塊混製而成帽形，繫於額前，狀如狗頭，故名），備在婚後懸戴。在結婚的當夜，

個電報回來，今晨九時十分由巴黎動身的，渡道烏亞海峽時我量了一下船，奈道我的臉色還沒有恢復嗎？」

溝口書記官不覺癡心出岔兒了，所以立刻把腦下夾着的手篋打了開來，一看之下，不禁面如土色，呆若木雞，立刻昏了過去，顧來皮篋內的公文已變成一簇新聞紙了。

大使館內起了大騷動，溝口氏經醫生的診察後，才發現他曾被強烈的麻醉劑迷過。於是知道剛纔汽車內的昏睡乃是上了共產國際間諜的圈套，那束公文就在這一剎那間被竊去的，而那位美人就是共產黨間諜。然而周密的消息怎麼被敵方探得的呢？經溝口再三的思索，纔記起一個網球場上的拾球青年。因爲有一天下午，溝口和他的友人曾在偶然無人的網球場上用日語談天，曾提起翌日將往馬賽的事，那時祇有那個拾球青年在旁邊草皮上打盹，所以確定消息由那個青年洩漏出去的。事後纔知道那個拾球青年是國際間諜中健將，他能講很好的日本話，而且通曉日本文字。

至於那封偽電是那個謎的美人在埠頭發現溝口氏取到祕密文件後，遂密令埠頭上候着的怪男子，一面打電話倫敦大使館，一面命他喬裝車夫，用麻醉劑來迷倒溝口奪去條約祕文。

遺失密件的消息傳到英國外務省，不禁皆大失色，出動了全蘇格蘭的巡查機關，到處密張了警戒網，但是主犯の間諜們早已逍遙法外，徒使英國全土受了一場虛驚。

日英兩國的祕密約定條約既被蘇聯竊去，祇得依照了普通通商條約方法，作成條約文，遂在那年秋季正式成立。關於祕密約定爲了已被蘇聯知道，所以祇好放棄不用了。

（完）

無論是新郎新娘和男女賓客族人均須通宵達旦的對唱情歌，以綴熱鬧。

「湯先生，這種情歌的內容，可以請她們唱一二個給我們聽嗎？」

「這個，我在去年參加過一個番民婚筵上曾經學會了二隻，我來寫給你們看！」

(一)「尖對尖，灰水對鹽鹹對鹹，胡椒對薑辣對辣，蜜蜂對糖甜對甜。」

(二)「山歌好唱口難開，林擒好吃樹難栽，沙糖甜甜路途遠，蜜蜂甜甜蜂採來。」

當湯先生開手動筆的時候，她們都呈着驚異的眼光，但經過湯先生的幾句咕嚕，又都笑起來了。

跟着，湯先生又補充的說了一些番民的結婚儀式。那真簡單得很，沒有我們那種狂熱的打唱，也沒有隆重的禮砲，他們只邀請了一個也是番族的僧道來唸了幾句，和眷屬們嚼了些豬肉雞蛋和大麵條就一無事情了。但在結婚這一晚的情歌對唱，是有相當的狂熱的情緒的。

「那末番民的喪儀是怎樣的呢？你可以向她們問一下嗎？湯先生。」吳君又催着湯先生說。

「這個事情，她們是不大喜歡向人家說的，不過，我大概曉得一點，但在沒有告訴各位同志以前，讓我來說一說關於番民的貞操問題。」

「……番民已與漢家同化的關係，已不如原始苗人一般自然浪漫，但其熱情的奔放，極為濃厚，男女間的自由戀愛之事，很為普遍，他們通常在山林中砍柴時行之，如一方便彼方有人時，即以口呼哨，然後唱山歌，其開頭辭是「有樣叫風風就來，

無緣叫風風不來；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要是對方有意，即應聲對唱，每唱一句，彼此就走近數步，如此，愈唱愈近，終而結合者頗多……

「番民的喪儀較婚禮更簡單，當一個人死去之後，在屍體尚未搬向山壑裏用黃泥土掩埋的前夕，在油盞火光明滅搖幌的祭壇上擺設一點生米和生豬肉外，並由主家的偷偷放了一個木雕的「狗頭」，但到第二天黎明時就行收藏，而不讓旁人輕易窺到的，——他們對死者，雖也悲傷哭泣，但沒有漢人那末的悽切多情。」

「湯先生：據說番民的山歌是有抄本的，你可以為我們設法向她們要求來看看嗎？」吳君在湯先生講完了最後的一句，接下去就提出了這樣一個要求。

「山歌的抄本，每家番民都有收藏着的，但她們珍貴得像自己生命般的，輕易不肯示人。但是，吳教育要看，讓我向她們借借看。」

「吳教育：你真好運兒，——哈，不平凡哪！她們是答應了。」湯先生從沉默裏露着笑意，目對着吳君和他們這樣說。

那老婦人從內室裏拿了三冊歌書出來交給我們。我們好像得了天賜的寶物，爭先奪後的忙着抄寫工作了。那時我也擠上去錄了一段；題名為「該謝歌」。

該謝娘娘出間門，多情嬌眼淚分分，
共好賢娘郎無分，單獨娘娘已青春。
該謝娘娘出灶前，多情嬌眼淚打打，

見娘生好無郎分，單戀娘娘已多年。
該謝娘娘出大門，多情嬌眼淚分分，
今甫娶娘做笑甥，郎今回轉各人春。

該謝娘娘送出門，多情嬌眼淚打打，
歌言世情講不盡，怎認娶娘好分開。
該謝娘娘送路上行，心上念娘正斷腸，
世上歌言盡講了，娶娘分開心不冷，
該謝娘娘送路上行，心上念娘是中依。

同志錄完了山歌，吳君又請湯先生要她們唱幾個，可是幾次都被拒絕了。最後以二毛錢的代價，叫了一個鄰居的三十多歲的婦人，她很羞澀般的溜進臥室。不久婉轉的歌喉響了起來。內容很充實而含蘊着深切的意義。據湯先生告訴我們：第一個歌的內容是說櫻桃是好吃的，但前人是煞費苦心栽培的。第二個歌的內容是說一棵在曠野裏的松樹，就是它枝幹怎樣粗大，可是有被巨風的吹倒的危險。要是它生長在森林中，那就不會有這種危險發生了。

歌聲緩緩的停了，她緋紅了臉孔將手中的二毛錢向樓上一丟，低低的咕嚕了幾句，掉頭便走開了。但哈哈的一陣笑聲又從大家的嘴上飛起了。

「他說，二毛錢還給先生了吧，我不要！」
湯先生給我們翻譯過後，才釋了我們一時不解的疑團而對她起了相當的敬意。

在麗水給我很幸運的作了一次有意義的訪問，真是值得一寫的。

★ ★ ★ ★

創作選載

街頭一少女

聖瑪利亞
初中三 李士燦

這是去年冷天的一回事

「我……我冷……冷呀！」牙齒打戰的說着。

「你跟我來，給你喝些熱水。」我對她說。想

美麗，潔白的雪花飛舞着，牠像春天的蝴蝶在忙碌地飛翔，或上或下，或貼着

起這幾天常有難民凍斃街頭，對這個將死的人，置之不顧，未免有些不忍。

人身，或伏在屋頂，偎着樹木，以及草地。偉大的雪花呀！一夜之間，已成了個銀色世界。

那女子一失足又滑倒在雪中，我拉她起來，覺得她身上怪單薄的，十分憐憫她。走了一會，已到了家門。僕人開了門，我吩咐她預備一碗熱開水給那女子喝。

「這裏有什麼東西感觸你嗎？」

我踏雪出去，心胸異常

「不瞞你小姐說，數月前我也有這樣一個完美

暢快，四周都是雪亮，脚踏在那鬆鬆的雪上，覺得十分有趣。雪飄在我髮上，身上，活像一顆顆珍珠。

「呀！好美麗呀！上海少有這樣的大雪，在路上走走倒也好玩。」我獨自說着。

的家，說不定比這裏還要華麗呀！可是……可是現在什麼都沒有了，什麼都完了，我才十九歲呢，戰前我還是一個享福的小姐……」她的淚紛紛的落下，她的悲傷由此可見。

「你能告訴我你的遭遇嗎？」

愚園路上一排排的樹，點綴着銀色的雪，真像畫圖般美麗。

那少女點了點頭，接着說：「我家在江陰，是有名的富戶，父親經營商業，着實賺了些錢。可是我父親母親腦筋很陳舊，以為有了錢傳給女兒，是

「呀！那邊有個黑色的東西抖顫着。讓我去看。」我走到路旁牆邊，見一個衣服襤褸，頭髮蓬鬆，面色瘦白的女子，在雪中不住的抖顫，好像冷得要死去的樣子。

「噲！你能說話嗎？」我問她。

萬能的了。不用讀書，更不用學習技能。在家只顧享樂好了。所以我這雙手，粗的不能幹，細的不能做。平日連倒茶等小事也有僕人代幹。一天到晚無非是打牌，聽無線電，談談笑笑。社會上的事，一概不問不聞，只學會了發小姐脾氣。

「哦！小姐！……」她抬起那無力的眼，蒼白的臉，不禁使我嚇一跳。

「後來我叔叔勸我父親，要給我受些教育，」

的臉，不禁使我嚇一跳。

「我該給淑英受些新知識才好，女學校多得很呢。要知道將來不讀書的人要吃苦呀！」後來父親給我請了一位老先生，讀些孟子等古書，可是我三天總有

二天不到，不是說生病，便是推某太太邀打牌去了。進了幾年學堂門，可以說一無所成。到戰爭發生後，我們全家逃到鄉下。不到數日，強盜把我們的錢以及東西，都搶掉了！父親和叔叔也被盜匪慘殺。母親憂急死了。我跟着人家一路乞食到上海。受餓，受凍，幾乎要死。今天幸有你小姐救我；不然早已凍死了！唉！懊悔當初享樂太甚，沒有一些技能，學問，不然也可以去當看護，或者尋點別的小職業，也不致受凍，挨餓。」她說畢立起身來要走

「喔！慢慢的走，這裏有一塊錢給了你吧！」我把錢扔在她手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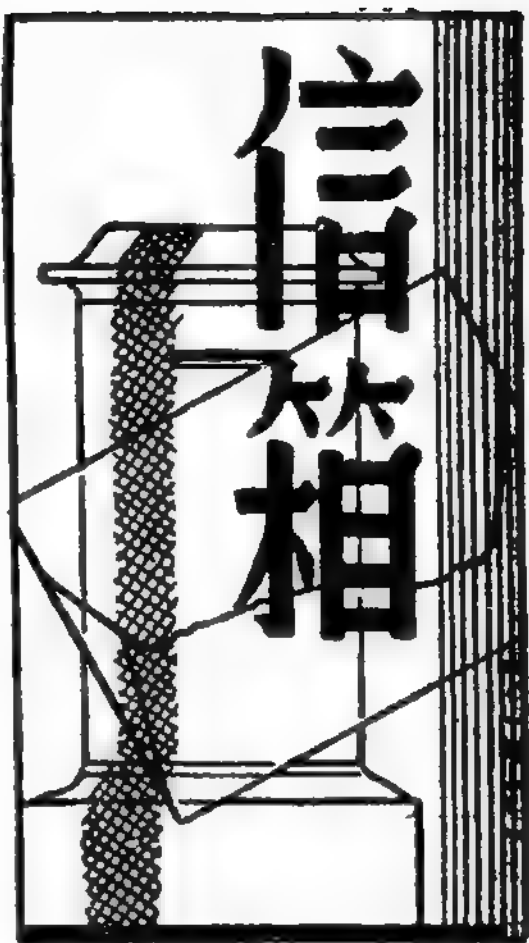
「不，小姐，你收了吧！我不能再受你的錢了。記得有一次，我把一個小丫頭打傷了，滿身紅一塊，紫一塊的，她媽媽要醫藥費，可是我任她怎樣苦苦哀求，死也不拿一個錢出來。慚愧呵！我現在也是在哀求人人家了。唉！一個人要身處其境，才知道貧苦的悲痛呢！」她越說越激奮了。

「不，拿去吧！你且去投入難民救濟所。不然真會凍死，餓死哩！」我感動的說。

「真是謝謝你，小姐，我今生決不忘却你的恩情！」她終究收下了。我瞧她拖着沉重的脚步走着，直到她去遠了。雪上還印着無數深刻的脚印。

「唉！人事的變遷真快呀！那個可憐的少女呵！」我獨自嘆着。

美麗潔白的雪花依然在飛舞，不停的飛翔着。



自上期起，本刊特開信箱一欄，爲讀者解答各種問題。並不限於醫藥法律，關於各種人事上的疑問問題，都可以來函詢問，由本社聘定專人答復。

(一) 怎樣勸導家庭婦女？

編輯先生：

前幾天，在一位朋友那裏，讀到你們出版的上海婦女，知道你們在如此艱難的環境之中，還孜孜不息的在做着喚醒婦女大眾的工作，真使我又欣慰，又慚愧！

我也曾受過中等以上的教育。從前當學生的時代，也很喜歡做公衆的事；因此，在學生團體中，常被推舉爲什麼長什麼主任。有時同學們罵我愛出風頭，我也讓她們罵去，我管做我的事情。因爲我很明白，而且認識，爲公衆服務，本來是最不易討好的，做得不好不用說要挨罵，做得好，妬忌你的人也要吹毛求疵的來挑揚你，批評你。我素來主張，做事情就只好抱着三分優氣，毀譽置之不問，只問我自己有沒有盡了責任。先生，你說對不對？

由於家庭的逼迫，沒有等到大學畢業，就跟一個由於父母之命訂下了婚約的男人結了婚。那時自己十二分不願意。但因對方的思想學識，也還不錯；所以婚後生活，總算還快樂滿意。但是，我從前所抱負的要爲社會服務的志氣，却一天天消磨下去了。兒女接一連二的生育，大哭小喊，把尿喂奶，弄得你頭昏腦漲；油鹽醬醋，戚友往來，叫你忙得不亦樂乎。先生，在這種情況之下，你縱有天大的志向，也會消磨得無影無跡。這是我感到痛心的一件事！

從去年「八一三」戰事發生以後，我的熱血，沒有一天不在沸騰，也可

以說，沒有一天不在想怎樣擺脫了家務去爲國家效勞。但是，繁雜的家務像一條鏈子，成羣的兒女像一把鐵鎖，把你纏住鎖住，使你動彈不得。說來真慚愧，去年拚着幾夜不睡，爲傷兵縫製過幾件背心以外，一年來沒有能再做一點別的工作。國是大家的，應當大家來愛，所以愛國的工作應當大家來做。像我這樣，真算什麼呢？一想到，我就汗流浹背！

最近，讀了貴刊，又把我心頭的隱痛揭起了，又把我血管裏的血煮熱了。尤其讀了廬山婦女談話會的宣言以後，更使我感動得什麼似的。的確，「無論是農村的或都會的婦女，是家庭裏的或有職業的婦女，無論在戰區裏的或在後方的，都應當負起抗戰及建國的責任來。」

此後，我總想把家裏的事情，好好安排一下，每天抽出一點功夫來做點有益於國家的工作。我所接近的大半是中產以上的家庭婦女。她們大多安於物質的享受，而沒有一點國家的觀念，要推動她們是相當困難而且費力的。她們往往又麻雀一輸幾十元滿不在乎，要向她們捐點錢救濟難民，可一毛不肯拔下。有時，我勸告勸告她們，她們就說我有神經病，說我愛管閑事，甚且罵我不安守本分。但是，我決不灰心，我以後一定要感化她們，勸導她們。先生，我應該用怎樣的方法入手，才可以費力少而成效較多呢？我希望你能够指示我，我一定遵從着去進行。祝你健康快樂！

張秦碧如 上 廿七年七月七日

碧如女士：

讀了你的信，真使我快慰極了！中國的家庭婦女，別說每一個人，有三分之一能像你這樣關心國事，而且有實幹的決心，我深信，中國的困厄一定得救，中國的前途一定光明。

勸導家庭婦女，誠如你所說的一樣，確是件相當困難而且費力的事情。她們的天地只有家庭，與外界接觸的機會太少，因此對於外間的一切就不免隔膜。在隔膜之中，當然就很難希望她們關心。憑着你的嘴舌去勸說她們，一時實在不易收效。許多做婦女運動的領袖們，也常感到這一種困難。

現在只憑我個人一時想到的，提出幾點來，俱獻給你，作爲你的參考。

是否有效力？實行時是否有阻礙？我自己也不敢說。

第一，你勸導她們的態度要非常誠懇，措辭不要太高遠廣泛，要從淺近的跟她們自身有利害關係的說起；譬如，前幾天報上登載：有一個從前在上海市政府做事的男子，同他妻子兒女，乘輪回到故鄉的時候，他半夜跳海自殺了。這一件新聞，你就可以拿來做宣傳的材料。你可以講給她們聽，並且說，中國假如在這一次戰爭中不能翻身過來，那末那一家的丈夫，也難免不遭遇到失業的厄運；丈夫一失業，全家老小的生活，也就難免不陷入絕境。你這樣把切身的利害打動她們，她們自會覺得你所說的不錯，而愛聽你的講述。即使她們不愛聽，你也須具有傳道士的精神，切勿灰心，一而再，再而三，多少總會受你的感動。

第二，她們對你所說的話愛聽以後，你就可以進一步勸導她們怎樣做一點有益於國家的工作了。不必有任何組織的形式，因為家庭婦女大多沒有組織的訓練，你要舉行開會討論等形式，她們不但不習慣，而且要發生誤會，不樂於參加。你要隨機應變，隨處利用。譬如，你所接近的太太小姐都喜歡跳舞的，你就不妨預備一點茶點，在家裏的客室中，開一個小跳舞會，請她們來參加，你想盡方法，使她們所得的愉快，比舞場裏所得的更多；然後你乘機告訴她們，娛樂不一定要出極高的代價，常到舞場去怎樣有害，以及在此非常時期，應當怎樣節約，把省下的錢去救濟難胞，或供獻政府等等的理由。又譬如，她們都喜歡又麻雀，能够勸導她們不賭固然是好；如若不能，你也不妨將計就計，可以請求她們把每日抽下的四錢，分出幾分之幾，或讓家在贏款中抽出十分之幾，作為救濟難民的捐款。這樣，一天三元，一個月就有九十元。假如三元能救活一條人命，豈不是一個月就可以救活三十條人命？諸如此類，我一時也說不盡。希望你照我所說的方法，隨時隨地試一下，看看有無效力。

第三，現在各地正在熱烈的提倡節約運動。我想，這事情，要是能在家庭婦女中推行，收效一定更有可觀。我且擇幾件簡而易行的來說一說：（1）節省衣食，本來要添做新衣服的，最好不必添；假如一定要添做，料子務必要買國貨。現在日本國內的人民，大多已不穿皮鞋了，我們更不應當再添買

新皮鞋，緞面綉花鞋，布面布底鞋，一樣的美觀耐穿，何必定要把大好金錢流入外人的手裏？（2）至於吃，在此夏季，能提倡素食，又省錢，又衛生。喜慶宴客，切勿過於靡費，最好是能把應花的筵席費捐作有益的用途；親友們一定也樂於贊同，而決不在乎多吃這一餐。諸如此類，務使一個錢不要虛費。從個人方面說，萬一戰事延長，經濟受到了影響，現在多省一文，將來就少拮据一分；從國家方面說，人民多保儲一分原氣，即為抗戰前途多增加一分實力。

所抱希望，不必太大。假如你能把跟你接近的家庭婦女七八人，或五六人，勸導得發生真實的效力，這你的成績，就算是十二分滿意了。停若干時日，我盼望能得到你實行經過的報告。有機會再談。祝你努力前進

法律答問

朱素尊

（問）某女士因親戚之介紹，於去冬認識一位異性朋友吳君，雙方一見傾心，不久山友誼進為戀愛，山盟海誓，願訂白首，於本年二月間復經吳君多方追求，即實行同居之愛。詎料同居後不到數月，吳君態度大變，對於某女士異常冷淡，似有遺棄之意。某女士在同居期間，亦察覺吳君行為不檢，情愛不專，惟有自怨遇人不淑。茲為避免將來終身痛苦起見，決意脫離關係，但現已受孕，吳君亦知悉。請問如小孩出世後，能否要求吳君承認，請速示覆，為感。（兆瑜）

（答）因同居關係，而已受孕，則俟該孩出生，其生母得請求其生父（即吳君）認領，惟此項請求認領，應於該孩出生後五年內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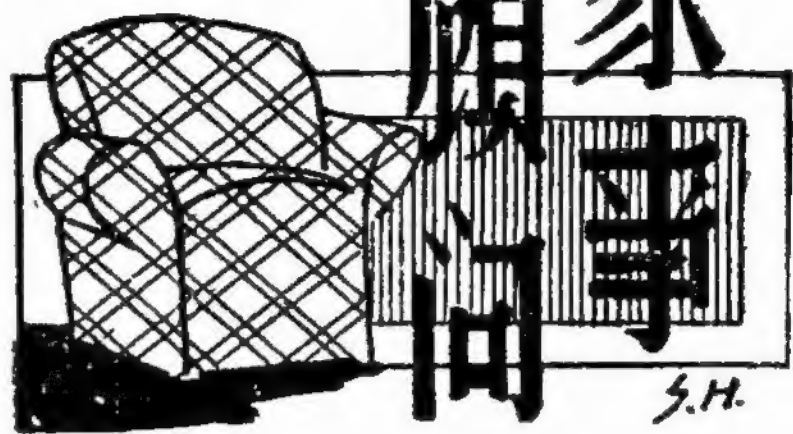
（問）敝處有房客陳姓，積欠租金六個月，現鄰人可否將其生財器具暫行扣押。嗣其付清欠租後，再任其取去，否則，即以抵付欠租，未識違犯法條否？敬請指示。（蘊霞）

（答）欠租未清償以前，女士對於該房客之動產，得行使留置權。

家事顧問

育兒日記

朱景暘



即連一天一次也沒有。

額面及頸項間，又有了許多「長瘰」。

上午睡甚酣，下午常醒。

晒太陽很久，下身赤裸。

四月七日 第五十四天

上午仍使他睡在日光下，而遮其頭部。

生下來時，滿頭覆滿了綿綿的細髮，近來前額

幾全禿，且有一層廢皮積著。今日用水洗了一次，

雖未全脫，稍稍清爽一點。

給他吃了四茶匙鮮牛奶。

傍晚大便仍多。

四月八日 第五十五天

又在陽光下洗浴，因為怕太陽從窗洞裏逃入室

外，特意弄他醒來致使他洗時不很快活，有時要小

聲的哭。

日來幾已成了非搖不能睡的習慣。

同住人家的另一孩又出麻疹，便又與他們斷絕

四月五日 第五十二天

屁甚多，且放得很響，據說是不消化的症狀，但大便又極潤。

照例晒日光約半小時。

四月六日 第五十三天

傍晚大便，依照近數日的統計，每次的間隔，在二十四小時以上，

往來。

今日大便又不通。

爲他剪指甲（生後第三次）及趾甲（生後第一

次），指甲的生長速度，比趾甲快多。

四月九日 第五十六天

上午通了一次大便，撒時祇見他用力在漲，聽

不見撒聲，因為糞便較前厚了，所以不像以前一樣

的作下痢聲。

面上的紅塊，時隱時現，不知到底是什麼東西

。客人們說他大得多了，而且面貌漸漸的像奶

媽。上午又赤腳睡在太陽下一刻鐘。

他日來握拳時大拇指已握在四指的外邊了，這

到是人從猿類進步過來的順序。

四月十日 第五十七天

今日天氣在華氏表七十四度，故睡在陽光下時

，赤裸著下身。但有人說春日的陽光有毒，奶媽亦

說多晒春陽，反不易長大，乃又從窗口的沙發上移

回小床，不使他多晒。

蓋在他身上的絨毯子，兩三脚就被踢開了。好

大的氣力！

黃昏，乖乖地醒了一小時，又「噯噯噯」地自

己催眠著了。

下午大便，又污及袴子。

四月十一日 第五十八天

他急得要吃奶時，口裏會吐出唾沫來。

臉上還是紅一塊白一塊的，摸摸看有些粗糙，

也許是癬。但有時又好像是很光滑的。

正午大便，比昨天少。

四月十二日 第五十九天

衣服穿得少了，兩手移動靈活，常常用手搔頭

，額間常有爪痕。

上午，又睡在陽光下，但時間不久。

昨夜及前夜，在寢前吃了以後，一直到第二晨

五時才吃奶。

夜間大便。大便的時間，總不能有規律。

四月十三日 第六十天

兩足月了，稱重量，連衣祇十一磅二盎司，不

及標準重。脈膊一百四十，呼吸三十到四十，體溫

三十七度。這都是嬰兒的正常的狀態。

晨間，發現他頸間及額下，紅粒甚多，防係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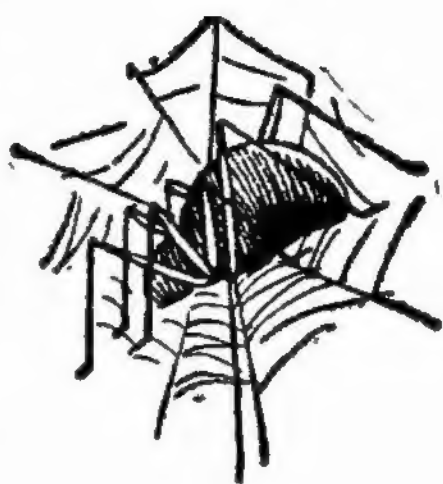
子，不敢洗浴，大有「風鶴頻驚」之慨！但下午常

常笑，極快樂，頸間的似爲瘡子，頻頻轉動其頭，

似頗癢，替他撲粉，便一動也不動，閉眼欲睡。

昨夜醒二次，一次並非吃奶時，哭吵多時，似

有些不舒服。也許是蓋了棉被太熱之故。（待續）



催乳的方法

嗣說

撫育小兒，務以親母自行哺乳爲宜。而自行哺乳之時，首應注意者，即乳汁之分泌量，能否足應小兒發育之需要。過飲雖云有害，而乳汁不足之時，結果尤爲可慮。往往於不知不覺之間，陷於營養不良，發育迂緩，弊害殊多。而家人之中，因逐日相對，其乳兒雖因乳汁不足，逐漸羸瘦，然往往猶未能予以深切之注意。必也遇有外來戚屬，偶一探視，告以愛兒瘦弱，始有所感。更有多數小兒，雖云母乳不足，而面部往往尙不甚瘦，故必須檢其股肉，方可確定。凡營養不良之小兒，其股肉多無橫皺，皮膚多於皮下脂肪，而無彈力。至欲精確判斷乳汁之是否充足，可先測其體重而記之，母乳哺育廣續至一星期後，再測定其體重，計其前後差額，即可知其每日平均體重增加之程度。其每日平均體重之增加，如在二〇——三〇克之間者，即母乳充足之明證也。否則母乳不足，務須另行設法，以期泌乳量之增加。茲將催乳方法，分述如左：

(一)每次授乳務使乳兒充分吸之爲要，如一次不能吸盡之時，應由他兒代爲吸吮，蓋如出乳未能充分，爾後恐有減少分泌之虞。
(二)爲調整母體之腸胃，增進食慾起見，應令多進富於營養之物質，而流動物尤宜多食。

一日三餐應備肉汁鯉汁貝汁等，每日應多飲牛乳，又稍飲甜酒，亦頗有效。

(三)力求精神之安靜。過度勞心，足以減退乳汁之分泌。如遇非常驚駭，過分悲哀之事，其一時乳汁分泌殆全停止者，亦往往有之，不可不注意也。

(四)睡眠務宜充足，力避過度之疲勞，否則均足以減少泌乳也。

(五)應有適度之屋外運動，多吸新鮮空氣，多曝日光，力圖身體之健康，精神之舒適。

(六)對於乳房施行揉擦，亦有催乳之效。其法先用絨布以溫湯濕潤後，貼於乳房全部，反覆數回施行後，充分拭乾，敷以不含鉛質之粉。然後兩手之指端，由肩方徐向乳房之中心巧爲撫揉多次。再由乳房之周圍，徐向乳頭方面，將乳腺來回輕揉，約計施行十五分鐘左右即可。如是繼續至三四週後，可使乳量增加。此外如行紫外線之照射，亦頗有效。

(七)各種催乳劑，往往用之於甲雖云有效，而用之於乙，則或無效，斯則各人之體質有不同耳。就中較爲有效者，當推小茴香。

其服用之法，每日用二錢之小茴香，加三碗之水煎之，追水分減至一半後，即可取下，於每次食前三回加溫分服。味香易服，久服頗爲有效。

(八)應用各種內分泌腺製劑，頗有效果。如以卵巢濾胞好爾蒙製劑注射之，早則三四回後，即見能效。又內服乾燥甲狀腺（美國派克迪維斯公司出品）對於泌乳不足者，亦頗有效。至胎盤好爾蒙製劑，見效尤著，僅注射三四回，即可奏功。惟此等藥劑之應用，應經醫師診察，以資妥善。

編後語

七月二十是庚子事變紀念日，我們特地請碧瑤先生寫了篇庚子事件中的婦女。的確，庚子事件與婦女是有極大的關係的。在現在來讀這一篇文章，更覺得有深遠的意義。姜平先生的到內地去還是留在上海？這是很多熱血青年蘊蓄在心裏的一個疑難的問題，這裏面有很周詳審密的探討，可以作爲參考。

季子譯的文章，在本刊已登過不少，清新流利，精彩充實，毋庸我吹噓，有識的讀者，早已賞鑑得到，本期登的女騎兵顧茲涅佐瓦女士自傳，更是一篇饒有價值與趣味的作品。此外如番婦的生活，前線生活雜記，中國之友蘇唐女士訪問記等，也都是值得一讀的文章。



嬰孩的營養(上)

吳曼青

我們大家都曉得，嬰孩的天然營養就是用母親的乳來營養。但是有的時候，因為疾病的關係或則其他關於社會問題方面的關係不能用母乳來營養，那末就只得用人工營養了。在人工營養品當中我們是以各種動物的乳來做代用品，其中當然以牛乳為最常用的。不過我們也要曉得，我們經過多次的經驗，知道牛乳或其他種乳類絕對沒有母親來得適合於嬰孩的營養。即如以乳媽的乳來說，雖則比牛乳之類好過許多倍數，但是嬰孩自己母親的乳更為完善。因為在自己母親的乳裏的滋養成份是極容易消化的，極少有重礦質在內，而乳媽的乳雖則大半相同，而乳媽的身體有無疾病，乳媽的面貌性格都會給予嬰孩以重大的影響，所以究竟還沒有母乳來得妥善。至於牛乳呢，那更加是不行了，牛乳裏往往有許多重礦質，很不容易消化，而且根據經驗所得，用牛乳營養的嬰孩，很容易患軟骨病和傳染病，並且患病的經過情形也比用母乳營養的來得沉重。所以我得在此重複申明一句：「如果是做得到的話，最好還是用母乳來營養自己的嬰孩。我現在把嬰孩的營養分作兩種來敘述：

(一) 天然的營養

在妊娠期內孕婦的乳腺就預備起牠的工作，乳

腺逐漸發達，增大，同時排洩出一種類似乳汁的分泌物來，醫學名詞叫做 Colostrum (初乳)。在妊娠的末期，即是在將要分娩以前數星期內，最好每天用冷水洗濯乳頭，使其結實，以免將來授乳時裂縫，痛楚異常。至於母乳的基本分泌工作，開始於分娩以後。大概在分娩三四天後，乳汁就可以多如泉湧了。此時乳部堅硬，緊張，覺得乳部灼熱，有特殊的感覺。有時做母親的也有些發熱，醫學上叫做製乳熱。不過乳的分泌也要嬰孩每天向母親的乳腺吸取乳汁，可以天天分泌乳汁，否則停止授乳數天以後，乳腺就停止分泌乳汁了。因為乳腺內的乳汁時時被嬰孩吸取，所以乳腺也越發增大，發達。每日所分泌的乳量也日益增加，恰如嬰孩的需要。如果乳汁不被吸取，那末乳腺就停止工作，乳腺也逐漸萎小，有時，因為嬰孩體弱，吸乳不多，乳腺的分泌工作也會減少，而且或則完全停止分泌。所以若要乳腺照常分泌乳汁，必須嬰孩照常將乳汁吸取乾淨有時，因為乳汁吸取未盡，那末可以發生乳漲，(乳腺紅腫，疼痛)。有時化膿菌竄入乳腺內，可以變成一種很痛苦而又很難醫好的乳腺炎。往往必須開刀，而且開刀後也要很久才可痊癒，所以平時對於乳腺必須常常用百份三的乳酸水洗滌，以免傳染。

染。

初生嬰孩在廿四小時以內不可給乳，只可給予小量的淡茶而加以少許的乳糖。要在第二天起纔可給予乳汁。每天給乳五次。晚上給予七，八小時的睡眠。在嬰孩起初吸乳的時候，往往還有多少技術上的困難，所以要設法教他怎樣的來含住乳頭吸乳。此時因為嬰孩不大會吸乳，所以乳腺內的乳汁往往不能吸盡。都末我們可以利用吸乳的吸乳器把乳汁吸完，一方面固然可以給予嬰孩飲下補上他所需要的份量，同時又可以避免乳汁的漲痛。有時因為嬰孩吸乳不夠，或則乳腺分泌不多，乳汁不夠，那末我們可給以少許淡茶，補充牠的份量。總之，若無其他變化，這些困難在幾天之內可以解決的。至於嬰孩每日所需要的份量呢，大概在第一星期內可以逐漸加增至一日量為四百五十格蘭。在四星期以內可以加至六百五十格蘭，在八星期內加至八百格蘭，在三，四個月以內則一日量為九百至一千格蘭，惟此量則不可再超過，以免積食。至於怎樣來計算所吸進去的乳量呢，我們可以在吸乳前把嬰孩磅稱其體重，在吸乳後又用磅來稱其體重，那末就可以獲得所吸進去的乳量了。

嬰孩在第一，二，三個月內每天所需要的熱力量是以每基羅體重為比例，約為每基羅體重需要100或120熱力量，但是在第四，五，六三個月內呢反而減少至每基羅體重需要85至100熱力量，而在第七，八，九三個月內則為每基羅體重需要80至90熱力量，在第十，十一，十二，這三個月內則為70至80熱力量。至於熱力量如何計算呢？我們可以

拿母乳的熱力量來做比例計算。因為母乳100格蘭就有650至700熱力量，那末每吸乳100格蘭就有65至70熱力量了。

關於嬰孩吸乳的次數，最好是保持着每天五次，切勿任意加減，以免戕害嬰孩的消化能力。不過，如過乳汁分泌太少的時候，那末可以暫時加至每天六次或至八次。最要緊的是保持着每次給乳的時間。最好是每隔四小時給乳一次，而在夜間則給以八小時的睡眠時間。因此嬰孩的吸乳時間有一定的秩序，而嬰孩對於飲食方面就有一定的習慣，這對於將來的性格也有相當的影響。

在授乳的時候，最好是教嬰孩只吸一邊的乳，而互相交換，譬如第一次給乳是用右邊的乳腺，而第二次給乳則用左邊的乳腺。但是若乳汁不夠，那末可令其同時吸取左右兩邊的乳，使其所吸的乳量可以補足。至於吸乳的時候呢，最好是不要超過十分鐘以上。（在吸乳五分鐘以後，一只乳腺裏的乳汁已經被吸取三份之二了，所以不必令其吸乳太久，以免嬰孩疲乏，且有不良習慣）。在授乳的時候，須注意嬰孩的鼻腔有無阻塞。如鼻道阻塞，那末須用藥如 Mento 之類滴鼻腔內，使其鼻道通順，以免吸乳時無處呼吸空氣，因而呼吸困難，或則甚至有氣閉的危險。在吸乳以後，必須將嬰孩抱起，將其身豎直十幾分鐘，使其因吸乳而吸入胃內的空氣可以嘔噎出來，以免胃內漲積？

至於斷乳的時期呢，最好是在第六個月或第八個月。但是不要在夏天，因為夏天時所有的血液多半在表皮上流行，胃腸的血流減少，而胃腸的消化

能力也就減低，因此就極易因為斷乳而生腸胃病。斷乳的工作，最好是在幾個星期內逐漸完成，切勿操之過急，以免因此發生消化不良而有時竟可以發生性命的危險。此外，如果斷乳太急速，那末做母親的乳腺也很容易發生乳積，腫脹異常，痛楚非凡。不過，有時雖則很小心的斷乳，很遲緩的斷乳，也可以發生乳積現象。那末可以把兩個乳部用繃帶提高包紮。至於斷乳的手續呢？最初在中午的授乳時候，給以米湯或有青菜羹之類，然後在八天或十天之內逐漸在其他授乳時間給以粥湯或牛乳，乳粉之類。至其所進的食物份量則以年齡的大小為標準，（可參看人工營養篇）。

在授乳的時期內（即嬰孩食乳的時候）做母親的應該注意到她自己的飲食。最好是用容易消化而富於滋養的流質東西，（最好是每天飲牛乳200格蘭）。至於做母親的在授乳時期內一定要食那種食物呢那是倒也不必。不過，對於每天的大便是否通順，却是要注意的。此外，每天有相當的運動也是必要。

在哺乳的時候，往往有許多病症可以阻礙哺乳的進行（無論在母親方面抑或在嬰孩方面），例如患兔唇症（即嘴唇缺）或缺顎症的嬰孩根本就不能吸乳。但是嬰孩的缺唇或缺顎如果不很厲害，那末經過做母親的很艱苦的訓練以後也還可以使其吸乳。有些嬰孩生下來就很孱弱，不會吸乳，（尤其是早產的小孩），那末母親的乳腺常常會因此停止分泌乳汁。此時必須設法天天用吸乳器將乳汁吸乾，來刺激，增進乳汁的分泌。至於所吸出來的

乳汁呢，那末可以盛在乳瓶內喂給嬰孩。（若係早產的小孩，那末用小橡皮管將乳汁滴入口內或食道內）。有些嬰孩不會吸乳而身體並且病症，那末只要耐心的訓練就好了。有些嬰孩很懶，在吸乳時往往睡着，那末只要把他叫醒就好了。

從做母親的方面來說，也有許多授乳時的困難，譬如太扁平的乳頭或即下陷的乳頭，就可以使小孩很難吸乳。如果小孩實在不能在這種乳頭上吸乳，那末可以加一只小乳罩上去，使小孩容易吸取。有時在授乳的初期，乳汁不很容易出來，（雖則小孩強健，能够吸乳，而乳汁總是不易吸出），那末可以教做母親的多授乳幾次，或則先用吸乳器吸取乳汁，以引其分泌之勢。至於「乳少」的問題呢，可以分為「假乳少」與「真乳少」。何謂「假乳少」？就是說做母親的本來有充份的乳量來授與嬰孩，可是因為嬰孩不會吸乳，因而變成乳少，或則因為授乳手術不妥，因此所吸乳汁不多，或則做母親的不願意授乳，因而變成乳少。這就是「假乳少」。不過這種「假乳少」是容易治好的，只要把它的原因除去就好了。至於所謂「真乳少」呢？就是乳腺分泌乳汁機能有障礙或則完全停止的狀態。這種乳少是很難治愈的。雖則有很多藥物可以促進或恢復乳腺分泌的功能，但是都不能絕對的可靠。（例如注射乳腺製劑，或甲狀乳劑或則用太陽燈照射，都好像有效力的樣子，然而有時有效，有時又沒有效，我們只能試試而已）。

x x x x